
戰後初期臺灣佛教勢力的競合—— 以玄奘靈骨來臺為例

林韻柔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法鼓佛學學報第 27 期 頁 143-203 (民國 109 年) · 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27, pp. 143-203 (2020)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6889/DDJBS.202012_(27).0005

ISSN: 1996-8000

摘要

傳為唐朝三藏大師玄奘的頂骨，在 1942 年底在南京被日軍發現，此後有一部份隨著日本僧人流傳至日本。1950 年代，隨著日本重返國際展開的各種交流與活動，在 1952 年 10 月的第二屆佛教徒聯誼會中，啟動了將玄奘靈骨「歸還」中華民國的舉措。直至 1955 年底玄奘靈骨來臺，期間發生包含迎請靈骨代表團的組成、靈骨奉安地點的競爭、「解夢觀音」雙胞案等，均與戰後臺灣佛教各方勢力的競合關係相涉。

本文透過梳理玄奘靈骨來臺事件始末，以及相涉人物的關係，以探究戰後大陸來台佛教人士與臺籍佛教人士之間的隔閡、當時臺灣地方政治與社會各派力量，以及中國佛教會內部的競爭，如何具體地反映宗教發展與政治、社會派系之間的合縱連橫與影響。

目次

- 一、前言
- 二、玄奘遺骨來臺事件
 - (一) 玄奘遺骨來臺始末
 - (二) 安奉地點之爭
 - (三) 玄奘靈骨來臺巡行與安奉經過
 - (四) 解夢觀音雙胞案
- 三、戰後初期臺灣佛教勢力的分配與消長
 - (一) 中國佛教會的派系與僧信之爭
 - (二) 戰後臺籍僧人的處境與發展
- 四、結語

關鍵詞

玄奘靈骨、中國佛教會、台灣佛教

一、前言

日治時期列為臺灣十二勝景的苗栗獅頭山勸化堂內，藏有一尊日式「解夢觀音」像。關於解夢觀音的由來，據勸化堂開堂堂主黃開郎之孫黃宣傑所述，1955年由日本送至臺灣的玄奘大師舍利，原擬供奉在獅頭山，後移奉官方建立的日月潭玄奘寺。當時蔣介石(1887-1975)總統為補償獅頭山，便將1945年大戰結束時，由日本皇太子明仁親手雕刻的紫檀木「解夢觀音」轉贈給勸化堂。¹

在此論述中可以見到幾個能夠凸顯獅頭山地位與解夢觀音價值的元素：一、戰後由日本送到臺灣的玄奘靈骨，本來要供奉在獅頭山；二、蔣介石總統為補償獅頭山將解夢觀音贈送給勸化堂；三、此尊解夢觀音乃是由當時的日本皇太子，後來的明仁天皇親手刻製。透過這段論述，展現出：一、獅頭山是被選為安奉唐代高僧玄奘靈骨的聖地；二、蔣介石總統相當重視獅頭山；三、解夢觀音乃是出自日本天皇之作，更顯尊貴。

獅頭山勸化堂解夢觀音的故事中，提及玄奘靈骨與解夢觀音來臺安奉情事，實涉及1950年代開始，日本力圖擺脫戰敗國的形像，從民間開始逐漸恢復與周邊國家建立關係；亦是中華民國面對中共政權在官方與民間外交事務上的挑戰之因應表現。更重要的是，玄奘靈骨來臺自發起到來臺後新建塔寺之歷程，與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息息相關。

關於玄奘遺骨來臺始末，過往曾有智銘、坂井田夕起子與關

* 收稿日期：2020/10/6；通過審核日期：2020/12/28。本文為執行李建緯主持、林韻柔協同主持，「108-109年苗栗縣獅頭山前山地區宗教文物普查暨調查研究計畫」成果之一，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委託，2020/1/10。

1 黃鼎松，《一方天地——禪境獅頭山》，苗栗：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獅頭山勸化堂，2019年，頁223。

正宗等人之專文討論，² 其間發生的解夢觀音雙胞案卻少見關注。此外，整起事件涉及的臺灣佛教界變革與競合，尚未見有深入的析論。本文除參考前人研究外，將再利用相關檔案與新聞報導，探究玄奘靈骨來臺與解夢觀音雙胞案中，展現出戰後初期臺灣佛教界各方勢力競合關係的樣貌。

二、玄奘遺骨來臺事件

(一) 玄奘遺骨來臺始末

玄奘遺骨是在二次大戰期間，1942年12月23日由日本「中支那派軍金陵兵工廠」（廠長高森隆介〔1893-1954〕）在南京中華門外發現石棺出土。1943年2月23日，由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1887-1957）交給南京汪精衛政權的外交部長（兼中央研究院文物保管委員長）褚民誼（1884-1946）。1944年10月10日南京政府於玄武湖畔建三藏塔納骨；有一部份靈骨由時任大日本佛教會副會長、大日本宗教報國會佛教局長倉持秀峰（1891-1972）與水野梅曉（1878-1949）領受，送回日本。1944年12月，玄奘靈骨先安奉在東京増上寺，之後為避戰禍，先送至倉持秀峰擔任住職的埼玉縣蕨市真言宗三學院，再轉送至埼玉縣的慈恩寺（住職為

² 釋智銘，〈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內明》56期，頁3-7；57期，頁11-12；58期，頁10-12；59期，頁18-20；60期，頁38-39；61期，頁36-39；64期，頁36-39；65期，頁15、38-40，出刊於1976-1977年。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蔵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舎，2013年；同氏著，〈1950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蔵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る〉，《現代台湾研究》32，2007年，頁46-64；同氏著，〈玄奘遺骨の南京出土及各地奉安經過〉，《玄奘佛學研究》32，2019年，頁97-129。闕正宗，〈第四章 玄奘頂骨來臺與玄奘寺建寺——玄光寺產權歸屬問題〉，《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2014年，頁338-358。Benjamin Brose, "Resurrecting Xuanzang: The Modern Travels of a Medieval Monk," in *Recovering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Jan Kiely and J. Brooks Jessu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3-176。

大島見道〔1896-1987〕，時任日本佛教會事業部長）暫時奉安。埼玉縣天台宗慈恩寺是由慈覺大師入唐僧圓仁於平安時期開基，寺名「慈恩寺」，正是根據長安玄奘之慈恩寺而來。³

慈恩寺住職大島見道曾撰《日本玄奘塔建設の由来》，述及戰後於1946年，原本曾透過謝南光（1902-1969）徵詢蔣介石總統是否歸還玄奘靈骨之意見，但謝南光回覆表示蔣介石表明無妨，最後照會就地安置於埼玉縣慈恩寺。1947年，倉持秀峰與大島見道、水野梅曉主導組成玄奘三藏讚仰會，推動募款建塔事宜。1950年3月玄奘三藏靈骨塔落成，安奉玄奘靈骨至今。⁴

1952年日本召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華民國由章嘉（1891-1957）、印順（1906-2005）、李子寬（1882-1973）、趙恒惕（1878-1971）、李添春（1899-1988）等人代表出席，與玄奘遺骨發現者、日方代表之一的高森隆介會晤，提及部分玄奘三藏遺骨奉安在日本埼玉縣慈恩寺，因之交涉歸還。⁵

玄奘靈骨預計來臺後，1953年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第四屆

³ 釋智銘，〈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內明》59，1977年，頁20。

⁴ 大島見道，〈日本玄奘塔建設の由来〉，埼玉：慈恩寺，1953年，頁5-6；大島見道文之中譯本可見於釋智銘，〈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內明》59，頁20。〈駐日大使董顯光函章嘉大師·附件：三藏法師靈骨奉持にいたるまで〉，1955/11/15。坂井田夕起子，〈1950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藏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る〉，《現代台灣研究》32，頁47。

⁵ 李基鴻，〈百年一夢記〉，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臺北：文海，1977年，頁353。王德，〈唐三藏玄奘法師靈骨由日本返國奉安日月潭的前前後後〉，《覺生》7:1-3合刊，1956年，頁8。〈日本奉還我唐三藏靈骨 我佛教界籌備盛大歡迎〉，《聯合報》，1955/10/15，3版。坂井田夕起子，〈1950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藏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る〉，《現代台灣研究》32，頁48。闕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338、343。另有一說為高森隆介當時並非日方代表，而是知悉趙恒惕到東京開會，特地到旅館拜訪趙恒惕，原意將玄奘靈骨一部份贈與趙恒惕供奉，趙恒惕建議以日本佛教會名義歸還建塔供奉較為合適。釋光中，〈憶趙恒惕長者1〉，《藝文誌》169，1979年，頁49-57。王興國，〈第一章 嘔心瀝血創建和經營玄奘寺的趙恒惕〉，《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臺中：太平慈光寺，2007年，頁22。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討論迎回玄奘遺骨之事，時任中國佛教會南投縣支會理事長曾永坤（1901-1976）即提出於日月潭明海寺建立三藏塔的建議。⁶ 1954年3月，中國佛教會也啟動玄奘頂骨來臺奉安準備工作。3月14日舉行的第二屆第三次理事會議中，由趙恆惕（1880-1971）常務理事提議籌建玄奘大師靈骨塔，眾議成立籌建委員會。⁷ 趙恆惕並於7月發表〈玄奘大師靈骨建塔奉安緣起〉一文於《菩提樹》上，⁸ 令教界悉知。南投縣對於安奉玄奘靈骨非常積極，即使在交涉中斷期間，南投縣支會仍持續向縣議會提出於光華島建設玄奘塔的建議。⁹

1955年2月10日中國佛教會舉行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議，會議中南投縣支會提案討論在日月潭興建玄奘大師靈骨塔。決議交由籌建委員會核辦，並依第三次理事會議案推李子寬等4人為委員。¹⁰

1955年2月16日，臺灣省分會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曾永坤提議組織日月潭三藏塔寺籌備委員會。¹¹ 2月19日，中央日報即報導三藏寶塔與三藏寺決議建於光華島對岸的石印山，是日起南投縣魚池鄉長黃登鳳、中國佛教會南投縣支會的鄭寶真便發動水社村民義務勞動劃草闢地，並於2月18日開始測量

⁶ 曾永坤，《臺灣日月潭史略》，臺中：覺生月刊社，1956年，頁23。曾永坤日後擔任日月潭玄奘遺骨奉安所的住持。〈三藏奉安所主持曾永坤擔任〉，《中央日報》，1956/1/17，5版。

⁷ 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編，《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臺北：中國佛教會，2010年。范國展，《李子寬與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頁133。

⁸ 趙恆惕，〈玄奘大師靈骨建塔奉安緣起〉，《菩提樹》20，1954年，頁25。

⁹ 〈唐玄奘聖骨 安放日月潭 南投縣佛教支會 請在光華島建塔〉，《中央日報》，1954/11/10，6版。坂井田夕起子，〈1950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藏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る〉，《現代台灣研究》32，頁49。

¹⁰ 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編，《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范國展，《李子寬與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頁135。

¹¹ 曾永坤，《臺灣日月潭史略》，頁24。

塔基面積，準備動工。三藏寺則預計於塔完成後續建於北日山頭。塔寺建築預算為 600 萬。¹² 3 月 6 日中國佛教會舉行第十九次常務理事會，決議成立玄奘法師靈骨塔籌建設計委員會，加推白聖（1904-1989）、趙恆惕等 17 人為委員，推章嘉大師為召集人。¹³ 3 月 10 日中央日報報導日月潭畔之石印山整地已完成，待山林管理所批准土地使用後，就能興建十一層寶塔。¹⁴

同年 6 月 21 日，章嘉到日月潭勘察，在南投縣佛教支會及魚池鄉黃登鳳鄉長陪同下，確認光華島對面青龍山是合適地點。¹⁵ 1955 年 8 月 17 日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於日月潭建設三藏塔。¹⁶ 9 月 12 日南投縣議長蔡鐵龍接到章嘉來信後，於 9 月 13 日召集三藏寶塔五發起人：南投縣長李國楨、議長蔡鐵龍、縣佛教會理事長曾永坤、常務理事王秋紅（?-1980）、魚池鄉長黃登鳳等人召開會議，商討組織全國性之籌備委員會，藉以策劃進行籌建工作。¹⁷

1955 年 9 月 22 日，「日月潭玄奘三藏大師靈骨塔寺籌建促進委員會」成立，成員包含南投縣政府、中國佛教會、臺灣省佛教會、彰化縣佛教會、臺中市佛教會、臺中縣佛教會、南投縣佛教會、高雄市佛教會，以及中佛會理事長代表羅桑益西，說明中部

¹² 〈三藏塔三藏寺建日月潭山上經費六百萬元即可工興建〉，《中央日報》，1955/2/19，5 版。

¹³ 〈中佛字第 0079 號〉（檔號 A040102_0016），1955/3/22。〈(44)中佛總字第 0096 號〉，1955/4/3。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編，《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范國展，《李子寬與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頁 135。

¹⁴ 〈三藏塔基地 已整理完畢〉，《中央日報》，1955/3/10，5 版。

¹⁵ 南投縣政府藏，〈日月潭玄奘三藏大師靈骨塔寺籌建促進委員會成立大會紀錄〉，1955/9/22。

¹⁶ 〈迎奉聖僧靈骨南投縣籌建塔寺 廿二日成立籌備會〉，《中央日報》，1955/9/14，5 版。

¹⁷ 〈日月潭畔 將建寶塔 安葬玄奘佛骨 碧水將照靈光〉，《聯合報》，1955/9/13，5 版。

地區佛教會多支持玄奘塔寺在日月潭建立，並在魚池鄉長建議下決定先建臨時禮堂安奉，¹⁸ 並獲林產局及臺電公司同意撥地供中國佛教會租用日月潭青龍山林地供作三藏寶塔基地。¹⁹ 10月13日，日月潭三藏塔寺促進會在議會舉行會議，決定三藏靈骨臨時奉安所於22日破土開工。²⁰

(二) 安奉地點之爭

玄奘遺骨預定安奉於日月潭旁後，引發臺灣其他佛教道場的不滿。1955年，3月新竹靈隱寺無上(1907-1966)首先發難。²¹ 10月中，苗栗獅頭山提出將玄奘靈骨奉於獅頭山之建議，主張：勸化堂靈塔已建好落成，不需再耗費資源另建新塔；獅頭山風光明媚、交通便利；山中有寺院18間，僧尼數百，是臺灣之佛教聖地。²² 10月19日，章嘉大師在臺北十普寺親自主持中國佛教會三藏寺籌建會，與會成員包含李子寬、吳仲行(1898-1973)、趙恆惕、張大謀等人，會中對於奉迎玄奘靈骨及籌建三藏塔寺等問題曾作廣泛的討論。最後通過：一、正式成立「中國佛教會奉迎玄奘大師靈骨籌建三藏塔寺委員會」；二、推定章嘉、趙恆惕、吳仲行、李子寬、張大謀、羅桑益西、林烈敷(1892-1980。林競)、林錦東(1923-1977)、蔡鐵龍、悟明(1910-2011)等10人為臨時籌備委

¹⁸ 南投縣政府藏，〈日月潭玄奘三藏大師靈骨塔寺籌建促進委員會成立大會紀錄〉，1955/9/22。〈玄奘靈骨奉安所昨正式動工興建 遺骨永久安置地點投苗二縣爭執激烈〉，《中央日報》，1955/11/6，5版。

¹⁹ 〈三藏寶塔未建前 南投先建安奉所〉，《聯合報》，1955/10/5，5版。

²⁰ 〈日佛教徒虔誠恭送 唐僧靈骨下月運臺 將在日月潭興工建塔奉安〉，《聯合報》，1955/10/14，3版。

²¹ 〈佛骨應藏何處 方外不能無爭 南投主張建塔日月潭 新竹佛子推出青草湖〉，《聯合報》，1955/3/13，5版。〈安放唐僧遺骸 各地佛教徒展開爭奪戰〉，《公論報》，1955/3/16，4版。

²² 〈獅嶺有心迎聖骨 股長無意跳火坑〉，《聯合報》，1955/10/15，5版。〈獅頭山佛教徒呼籲 高僧三藏靈骨奉安該地新塔〉，《臺灣日報》，1955/10/17，5版。

員；三、羅桑益西為該會總幹事，林錦東、黃登鳳為副總幹事；四、擇定日月潭青龍山為三藏塔寺基地。²³

同日，南投縣會同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羅桑益西在南投縣開會討論籌建玄奘靈骨塔問題時，苗栗縣的信徒突然出現，表達反對建於日月潭，稱苗栗縣為臺灣佛教歷史最久的地方，寺廟林立，頗有清靜氣氛，適於置靈崇佛，應以苗栗之獅頭山為理想所在。苗縣信徒代表並在會中表示，已備足現款 30 萬元，願捐與中國佛教會，作為運回靈骨費用。²⁴ 該日由羅桑益西與南投縣合論之會議中，決定原訂 22 日舉行的破土興工典禮提前至 20 日正午舉行。此決定與苗栗縣信徒出席會議並力主奉安於獅頭山應有直接關係。

日月潭玄奘靈骨奉安所舉行破土典禮之日（20 日），苗栗縣政府機關、學校、佛教團體等卅餘單位之領導人，包含縣長劉定國（1913-1997）、²⁵ 議長黃文發（1906-1986）、²⁶ 國民黨苗栗縣黨部主委皮天澤、²⁷ 佛教會理事長黃光榮（1902-1960）等，²⁸ 聯名

²³ 〈唐玄奘靈骨 將葬日月潭 今在畔行破土禮 佛教會成立建寺會〉，《中央日報》，1955/10/20，3 版。〈潭映青龍山 建塔安聖骨〉，《聯合報》，1955/10/20，3 版。

²⁴ 〈玄奘靈骨奉安何處？投苗南三縣鼎足力爭 佛徒各具有不惜捐獻鉅金 中國佛教會面臨難題不便遽爾作主〉，《聯合報》，1955/11/19，3 版。

²⁵ 劉定國（1913-1997），苗栗人。15 歲赴日本留學，加入由丘逢甲之子丘念臺所創的同鄉讀書會，並隨丘氏前往中國大陸，考入中央陸軍官校（黃埔軍校）就讀。曾參加對日抗戰，戰後回臺灣任職保安司令部，並擔任新竹縣防衛司令。苗栗縣第二、三屆縣長（1954-1957、1957-1960），苗栗劉派創始人。

²⁶ 黃文發（1906-1986），苗栗人。苗栗縣頭份鎮望族黃維生次子，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任苗栗縣議會第三屆議長（1955-1958），後代表國民黨當選為第六屆苗栗縣縣長（1968-1973）。屬劉派。何來美，《劉黃演義：苗栗近代政治史話》，臺北：臺灣書店，1997 年，頁 391-394。

²⁷ 皮天澤（1905-?）湖北人，東南大學畢業。中訓團、聯戰班 4 期。1955 年始任苗栗縣黨部主委。〈中國國民黨第七屆 128 次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記錄〉，1955/4/29，黨史館藏，油印本，檔號：會 7.4/128。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 101、103。

上書總統府秘書長張群(1889-1990)、參軍長黃鎮球(1898-1979)、內政部長王德溥(1896-1991)、臺灣省政府主席嚴家淦(1905-1993)、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等人,請求將玄奘遺骨安奉於獅頭山,²⁹ 與南投之爭互不相讓,甚至有分骨安放於二處之意見出現。³⁰ 同年 11 月臺南的碧雲寺也出來與苗栗、南投相爭。³¹ 不過,章嘉在 6 月赴日月潭勘察,其實已透露玄奘遺骨落腳的地點已大致選定。³² 雖然中國佛教會對於確切地點未加定論,甚至分別收取苗栗與南投各捐獻的 5 萬元,³³ 最終仍決議將玄奘靈骨安奉於日月潭畔。闕正宗指出此應是由總統府拍板定案。³⁴

²⁸ 黃光榮(1902-1960),勸化堂開堂黃開郎之子,曾參加南瀛佛教會佛教講習會(1921年7月3日至23日)、勸化堂理事長(1952-1960)、勸化堂創立者黃開郎之子、南庄鄉田美村首任官派村長(1947-?)、苗栗縣第四屆議員(1958-1962)、苗栗縣佛教會首屆理事長(1954-?)、1954年11月主持重建之獅山靈塔落成(1952-1954)。靈塔落成後黃家先祖靈骨安奉於獅山靈塔。釋慧嚴,〈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中華佛學學報》16, 2003年,頁172。黃鼎松主編,《獅頭山百年誌》,苗栗: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勸化堂,2000年,頁326。范徐生,《聖俗之交:獅山靈塔與南庄宗族研究》,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年,頁22、36。

²⁹ 〈苗栗各界要求奉迎玄奘靈骨安葬於獅頭山〉,《中央日報》,1955/10/21,3版。坂井田夕起子,〈1950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藏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る〉,《現代台灣研究》32,頁49-50。

³⁰ 〈苗投兩縣爭靈骨 三藏有知恨分身 一俟靈骨迎返國門 當局考慮平分辦法〉,《聯合報》,1955/10/29,5版。〈玄奘靈骨奉安所昨正式動工興建 遺骨永久安置地點投苗二縣爭執激烈〉,《中央日報》,1955/11/6,5版。〈唐三藏靈骨奉安地之爭 南投苗栗兩不相讓〉,《聯合報》,1955/11/8,3版。〈林頂立首席代表今飛日 迎玄奘靈骨 十四縣市請安聖骨於日月潭 苗縣主張分骨 南縣放棄爭取〉,《聯合報》,1955/11/20,3版。

³¹ 〈安奉玄奘靈骨形成三角紛爭 南縣碧雲寺脫穎而出 決與投苗兩縣較長短〉,《臺灣日報》,1955/11/14,5版。〈玄奘靈骨奉安何處? 投苗南三縣鼎足力爭 佛徒各具有不惜捐獻鉅金 中國佛教會面臨難題不便遽兩作主〉,《聯合報》,1955/11/19,3版。

³² 闕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346。

³³ 〈玄奘靈骨奉安何處? 投苗南三縣鼎足力爭 佛徒各具有不惜捐獻鉅金 中國佛教會面臨難題不便遽兩作主〉,《聯合報》,1955/11/19,3版。

³⁴ 闕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346。

玄奘靈骨來臺觸發臺灣佛教界各派勢力的角力，不僅表現在地方寺院對於靈骨安奉所所在地的爭奪，即使在中央拍板使中國佛教會決議安奉於日月潭後，也出現奉安所所在之魚池鄉和中國佛教會爭奪奉安所管理權。據新聞報導，原本 10 月 19 日舉行之會議，決定 20 日中午由南投縣長李國楨主持破土典禮，並邀請議長蔡鐵龍與該會委員一百餘人、佛教信徒，及地方熱心人士等數百人參加。³⁵ 但在 20 日上午 6 時，卻先由一位看風水的地理師邱萬吉主持舉行破土典禮，參加觀禮者為魚池鄉公所代表與奉安所籌建辦事處職員十餘人；報導中並述明由風水師主持是因魚池鄉長黃登鳳赴臺北參加中國佛教會的會議不及趕回。³⁶ 破土支持者由縣長改為風水師，時間由正午改為上午 6 時，已可見魚池鄉和中國佛教會爭奪玄奘靈骨奉安所管理權之徵。³⁷

雖然南投日月潭已經於 10 月 20 日搶先破土動工，但苗栗縣仍不放棄。連同 20 日由地方領導與重要人士聯名上書政府高層，至 28 日止，縣長劉定國，正副議長黃文發、黃連風三度晉省陳情，決心爭迎到底。有關當局以兩縣互爭靈骨如此劇烈，難免有傷和氣，考慮俟玄奘法師靈骨返抵國門後，實行秋色平分的「分骨」辦法，一半奉安於風光明媚的日月潭，另一半供奉於「佛緣最深」的獅嶺勝地。³⁸ 11 月 4 日舉行的苗栗縣第三屆議會第三次大會中，縣政府表明，「(玄奘靈骨) 如不能全部奉安獅嶺，少也要與

³⁵ 〈唐玄奘靈骨 將葬日月潭 今在畔行破土禮 佛教會成立建寺會〉，《中央日報》，1955/10/20，3 版。〈潭映青龍山 建塔安聖骨〉，《聯合報》，1955/10/20，3 版。

³⁶ 〈奉安玄奘靈骨 日月潭青龍山上 「風水」先生破土〉，《中央日報》，1955/10/21，3 版。

³⁷ 闕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340。關於玄奘靈骨來臺後續臨時奉安所的產權與管理問題，闕正宗有專文詳細討論可供參考。闕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347-356。

³⁸ 〈苗投兩縣爭靈骨 三藏有知恨分身 一俟靈骨迎返國門 當局考慮平分辦法〉，《聯合報》，1955/10/29，5 版。

投縣平分。」³⁹ 面對苗栗縣的競爭，11月1日臺中、彰化、南投等四縣市在臺中寶覺寺舉行聯誼會議時，表達堅決反對將玄奘靈骨安奉於獅頭山，並於5日發出通告文件。⁴⁰ 日月潭玄奘三藏大師靈骨塔寺籌建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縣議長蔡鐵龍、副主委縣長李國楨、理事長劉清源暨魚池鄉長黃登鳳等，於11月11日北上向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內政部長、省主席、中國佛教會、省議會等報告塔寺籌建經過，並對苗栗人士主張在獅頭山建塔之理由逐一駁正。⁴¹ 18日蔡鐵龍再赴臺北向相關單位報告籌建進度，並稱已有15縣市議會議長贊成將玄奘靈骨安奉在日月潭畔。⁴²

11月20日，中國佛教會代表林頂立（1908-1980）出發赴日迎請玄奘靈骨來臺。同日中國佛教會舉行會議，商討應如何處理南投與苗栗的競爭。苗栗縣長劉定國、議長黃文發均出席參加會議，並表態支持中國佛教會分骨安放於南投與苗栗之意見。臺南縣則在縣議會不支持的情況下放棄爭取。⁴³ 同時，臺北、基隆、臺中、宜蘭、彰化、臺南、嘉義、高雄、屏東、花蓮、臺東、澎湖等十四縣市議會正副議長則稱代表各該縣市民眾，聯名分別向內政部、中國佛教會、臺灣省政府呈遞建議書，對籌建三藏塔寺事申明立場。請求將玄奘靈骨塔寺建於日月潭，以維章嘉活佛及中國佛教會第二屆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原決定之尊嚴，並安民心

³⁹ 〈苗議會三次大會 昨隆重揭幕 黃議長首遭質詢 劉縣長報告施政〉，《聯合報》，1955/11/5，5版。

⁴⁰ 〈玄奘靈骨奉安所昨正式動工興建 遺骨永久安置地點投苗二縣爭執激烈〉，《中央日報》，1955/11/6，5版。

⁴¹ 〈爭迎玄奘靈骨 南投縣人士 列舉六理由 逐條駁正苗栗非議〉，《聯合報》，1955/11/12，5版。

⁴² 〈我代表明赴日 迎接玄奘靈骨 奉安所將在日月潭〉，《中央日報》，1955/11/19，3版。

⁴³ 〈林頂立首席代表今飛日 迎玄奘靈骨 十四縣市請安聖骨於日月潭 苗縣主張分骨 南縣放棄爭取〉，《聯合報》，1955/11/20，3版。

而助反共大效。⁴⁴

赴日迎請靈骨期間，內政部於 11 月 21 日召集相關單位與人士，一同「會商玄奘大師靈骨安置地暨招待日僧代表事宜」，獲邀出席者包含：中央委員會第五組、外交部、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長黃朝琴（1897-1972）、臺灣省黨部、民政廳、警務處、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臺灣省佛教分會、社會司、趙恆惕、李子寬、吳仲行、張大謀、林競（林烈敷）、羅桑益西等機構代表與相關人士。⁴⁵

11 月 22 日，苗栗獅頭山甚至宣布將開善寺改名為「慈恩寺」並加以修葺外，還將新建成的「七層寶塔」正名為「玄奘寶塔」。藉之爭取玄奘靈骨安放於獅頭山。⁴⁶

由於獅頭山力爭，加上從「玄奘塔寺籌促會」成立到頂骨正式來臺不過兩個月，尚有諸多手續待辦，因此於 11 月 23 日決議：一、照中國佛教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先將遺骨安置於日月潭，俟大陸光復後再運回南京或西安安奉；二、在日月潭奉安所未落成以前，先在苗栗縣等地依次供奉，俾眾瞻拜。⁴⁷ 不過，根據道安（1907-1977）所述，李子寬對此決議乃是持相反意見，⁴⁸ 但難

⁴⁴ 〈林頂立首席代表今飛日 迎玄奘靈骨 十四縣市請安聖骨於日月潭 苗縣主張分骨 南縣放棄爭取〉，《聯合報》，1955/11/20，3 版。〈籌建三藏塔寺 應仍在日月潭 十四縣市表示態度〉，《中央日報》，1955/11/20，3 版。

⁴⁵ 〈內政部開會通知：臺（44）字第 80151 號〉，1955/11/21。闕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345。

⁴⁶ 〈各地爭迎靈骨 獅頭山僧尼齋戒 日月潭居民遷坡〉，《中央日報》，1955/11/23，3 版。

⁴⁷ 內政部代電：〈臺（44）內民 79929 號〉，1955/11/29。〈三藏靈骨運臺後 決奉安日月潭 大陸光復後再移南京或西安 內政部昨集會決定〉，《聯合報》，1955/11/24，3 版。〈唐僧玄奘靈骨明日空運來臺 日佛教會昨無異議通過 我決定暫奉安日月潭〉，《中央日報》，1955/11/24，3 版。闕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346。

⁴⁸ 道安法師遺集編委會，〈日記（四）〉，《道安法師遺集》冊 8，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 年，「（1956）一月十二日（十一月三十）星期四」條，頁 1549。

以更改。

(三) 玄奘靈骨來臺巡行與安奉經過

玄奘靈骨的安奉事宜，對內在臺灣島內引發論爭；對外玄奘遺骨來臺之事，則曾遭中共幾度以政治力介入阻擾。1955年夏天，章嘉透過駐日大使董顯光進行交涉玄奘靈骨來臺之事；⁴⁹ 同年9月全日本佛教會理事會中通過將玄奘頂骨分骨送至臺灣。⁵⁰ 直至1955年11月10日全日本佛教會發表聲明將玄奘靈骨贈呈臺灣才確立。⁵¹

而根據關正宗之研究，1952年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上，運作玄奘靈骨來臺者，是中華民國政府。而自1952年至1955年間，玄奘靈骨來臺之相關事務，均由外交部指示駐日人員接洽，並直接報告章嘉大師，⁵² 最後在總統「由民間出面經辦」諭示後，低調進行。⁵³

1955年10月22日聯合報報導，全日本佛教會將派倉持秀峰（真言宗智山派管長、玄奘三藏奉讚會會長），大島見道（玄奘三藏奉讚會常務理事），阿部龍伝（全日佛教會常務理事），長岡慶信（全日佛教會常務理事），柳了堅（全日佛教會國際部長）等5位日本佛教界領導人護送三藏靈骨來臺。⁵⁴ 10月25日，玄奘塔

⁴⁹ 〈日本奉還我唐三藏靈骨 我佛教界籌備盛大歡迎〉，《聯合報》，1955/10/15，3版。

⁵⁰ 坂井田夕起子，〈1950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藏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る〉，《現代台灣研究》32，頁48。

⁵¹ 〈駐日大使董顯光函章嘉大師，附件：全日本佛教會聲明書〉（未見文號），1955/11/15。〈玄奘骨灰送來臺〉，《中央日報》，1955/11/11，3版。關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344。

⁵² 關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340。

⁵³ 關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345。

⁵⁴ 〈日佛教界五領袖 定期護送玄奘靈骨來臺 我方積極準備建塔奉安〉，《聯合報》，1955/10/22，3版。

寺籌建委員會總幹事羅桑益西稱中國佛教會決定專函請託駐日大使館董顯光（1887-1971）大使為首席代表，並另請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為副首席代表，⁵⁵ 中佛會臺省分會理事長林錦東為代表，迎請玄奘靈骨來臺。⁵⁶ 後來中國佛教會又一度決定敦請駐日大使館董顯光為首席代表、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為副首席代表，以及一位為留日之中國佛教會法師等 3 人為迎請靈骨之代表。⁵⁷ 最終中國佛教會於 11 月 17 日決定，推請臺灣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為赴日奉迎大師靈骨首席代表，並函請駐日大使館一等秘書凌曼壽，以及中國佛教會留日之清度二人就近為迎請代表。⁵⁸

林頂立於 11 月 20 日左右出發赴日；24 日，中國佛教會迎請代表共 3 人，出席日本佛教會於日本埼玉縣市慈恩寺舉行之玄奘大師靈骨分骨儀式。25 日凌晨，林頂立、清度，以及日僧五人護送玄奘靈骨由東京起飛，是日清晨 7 時 40 分抵達松山。包含監察院長于右任（1879-1964）、臺灣省主席嚴家淦、內政部次長鄧文儀（1905-1998）、臺北市長高玉樹（1913-2005），以及中國佛教會理

⁵⁵ 林頂立（1908-1980），半山軍統系在臺代表人物。戰後返臺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別動隊司令、研究室主任。二二八事件後轉入新聞界，以民間人士創辦《全民日報》，並任社長。1951 年出任《全民日報》、《民族日報》、《經濟日報》聯合版管理處主任委員，1953 年三報聯合版改組為《聯合報》，任發行人。1954 年任第二屆臨時臺灣省議會副議長（1954/6/2-1957/6/2）。1955 年轉入實業界，任民營臺灣農林董事長兼總經理。1956 年因違反《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1960 年，國民黨決定開放民間保險公司的設立，此時，原擔任臺灣軍統局臺灣站站長的林頂立，獲得高層默許申請即時開放的保險執照。但林頂立因財力有限，輾轉找上當時的市議員蔡萬春，兩人便合作取得了保險公司的設立資格。民國五十年四月，「國泰產物保險公司」開業，林頂立擔任董事長、蔡萬春則擔任副董事長與總經理。

⁵⁶ 〈奉迎玄奘大師靈骨 董顯光與林頂立 為正副首席代表〉，《聯合報》，1955/11/9，3 版。

⁵⁷ 〈我決派三代表 往迎玄奘靈骨 林頂立下旬赴日〉，《聯合報》，1955/11/9，3 版。

⁵⁸ 〈赴日迎玄奘靈骨 改聘林頂立 為首席代表〉，《聯合報》，1955/11/17，3 版。

事長章嘉等，均在機場歡迎。⁵⁹ 獲得靈骨奉安所興建權的南投縣，由副議長林瑞濱率領 34 位議員北上，參與迎接靈骨儀式。競爭失利的苗栗縣，則宣稱仍將維持計畫，將開善寺改名慈恩寺，以示崇拜；並由縣佛教會理事長黃光榮率領全山 18 寺院僧侶尼姑百餘，前往松山機場迎奉。⁶⁰

玄奘靈骨係裝在一個高約八寸寬約三寸見方的小檀木盒內，外面寫有「三藏法師玄奘頂骨盒」九字，25 日先奉置於善導寺。26 日上午 9 時在善導寺由中日雙方代表舉行交接典禮。⁶¹ 隨著玄奘靈骨來臺的，另有全日本佛教會贈送給中國佛教會的觀音像一尊。



圖 1 1955 年 11 月 25 日玄奘靈骨抵臺⁶²

⁵⁹ 〈五位日籍高僧護送下 玄奘靈骨昨還故國 佛門弟子數千人爭赴機場迎接 中日佛教代表今舉行交接儀式〉，《聯合報》，1955/11/26，1 版。

⁶⁰ 〈玄奘靈骨迎奉返國 佛門今晨盛大歡迎 善導寺舉行聖僧傳記功德講座 靈骨將環島接受信徒膜拜供奉〉，《聯合報》，1955/11/25，1 版。

⁶¹ 〈玄奘靈骨迎奉返國 佛門今晨盛大歡迎 善導寺舉行聖僧傳記功德講座 靈骨將環島接受信徒膜拜供奉〉，《聯合報》，1955/11/25，1 版。

⁶² 章嘉大師圓寂典禮委員會編，《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史蹟冊》，臺北：章嘉大師圓寂典禮委員會，1957 年，頁 15。



圖 2 章嘉於玄奘靈骨交接典禮上致詞⁶³

1956 年 1 月 22 日玄奘靈骨移至獅頭山暫奉，由縣長劉定國、議長黃文發領隊北上至善導寺迎奉。⁶⁴ 因中國佛教會決定將玄奘靈骨來臺的「解夢觀音」像送至獅頭山供奉，⁶⁵ 22 日當日亦隨玄奘靈骨一同被迎送至獅頭山。此後，至 5 月 4 日由勸化堂理事長、苗栗佛教支會理事長黃光榮將玄奘靈骨送回臺北善導寺止，玄奘靈骨被安奉在獅頭山勸化堂開善寺近四個月；「解夢觀音」則長留獅頭山勸化堂。⁶⁶

⁶³ 國家文化記憶庫資料，https://cnaphoto.culture.tw/home/zh-tw/CharacterPic_05/184202 (2020/9/6)。

⁶⁴ 〈玄奘大師靈骨 移獅頭山供奉 昨由章嘉奉交苗栗代表 沿途停留供信徒參拜〉，《中央日報》，1956/1/23，3 版。

⁶⁵ 〈日本解夢觀音 將供奉獅頭山〉，《聯合報》，1956/1/10，5 版。

⁶⁶ 〈玄奘靈骨 送還善導寺〉，《中央日報》，1956/5/5，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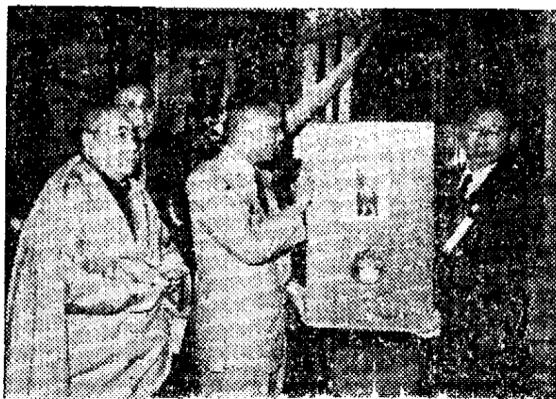


圖 3 苗栗縣代表赴善導寺迎接玄奘靈骨⁶⁷



圖 4 玄奘頂骨暫厝獅頭山照⁶⁸

⁶⁷ 〈玄奘大師靈骨 移獅頭山供奉 昨由章嘉奉交苗栗代表 沿途停留供信徒參拜〉，《中央日報》，1956/1/23，3版。

(四) 解夢觀音雙胞案

玄奘靈骨來臺安奉之事，除了引起臺灣佛教各派展現勢力以爭奪安奉管理權外，隨著玄奘靈骨來臺的觀音像，也引發所謂「正統國寶」解夢觀音的爭議。

中央日報於 11 月 27 日報導 26 日舉行靈骨交接儀式時，日本代表同時贈送「解夢觀音」給佛教徒供養。⁶⁹ 聯合報同日報導中則載明：「日本佛教會代表倉持秀峰將日本佛教會贈送中國佛教會的一座木質雕刻的解夢觀音像，交由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接收，供佛門弟子供奉。」⁷⁰

早在 11 月 21 日，中央日報與聯合報即刊登 11 月 19 日幼獅社之東京報導云：

全日本佛教會護送聖僧玄奘大師靈骨代表倉持秀峰等一行五人，將於二十五日晨由東京羽田機場乘民航公司班機飛赴臺北。並攜帶全日佛教會珍藏「解夢觀音」一尊，贈送臺中寶覺寺，藉表中日佛教界之友善。

全日佛教會行將贈送我國之國寶「解夢觀音」，共藏二尊，另一尊業於前年贈送美國白宮主人杜魯門總統，此寶奉養於此間歷史悠久、規模最大的奈良法隆寺，佛身長二尺半，闊八寸，銅質，金黃色，極為精緻，確係稀世珍寶。⁷¹

⁶⁸ 闕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19。

⁶⁹ 〈玄奘大師靈骨 昨舉行交接禮 日並贈我「解夢觀音」〉，《中央日報》，1955/11/27，1 版。

⁷⁰ 〈玄奘聖僧靈骨 昨日交還我國 中日佛教會代表舉行交接盛典 千餘信眾合十頂禮膜拜〉，《聯合報》，1955/11/27，3 版。

⁷¹ 〈日以珍藏解夢觀音 贈予我臺中寶覺寺 即由護送玄奘靈骨代表攜來 我奉迎靈骨代表日程排定〉，《中央日報》，1956/11/21，3 版。

按照報導所述，全日本佛教會除了送回玄奘靈骨外，還將贈送一尊原存於奈良法隆寺的「國寶」解夢觀音給臺中寶覺寺，是一金銅觀音像。此報導乃是幼獅社在東京撰寫後發文回臺刊登，顯然此一消息乃是在日本所悉。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日報的報導還附上解夢觀音的相片，但相片卻是 1954 年底就已送至寶覺寺的「金銅」觀音像，而非後來送至臺灣的木刻觀音像。顯然此一報導之內容雖發於東京，但相片卻是臺灣本地記者在刊登新聞時所附上，而且相片來源應是來自臺中寶覺寺。



圖 5 隨玄奘靈骨來臺之觀音聖像⁷²

⁷² 本刊資料室，〈影畫版：歡迎玄奘大師靈骨交接典禮〉，《菩提樹》37，1955 年，頁 2。

全日佛教界贈我「解夢觀音」佛像。



圖 6 中央日報揭載之解夢觀音⁷³

據寶覺寺發行的《覺生》月刊第 53、54 期合刊（1954.12）刊載，原訂於 1954 年 10 月訪臺的日本佛教訪問團，計畫贈送一尊「解夢觀音」與大藏經一部給寶覺寺臺中佛學院供養。此一日本

⁷³ 〈日以珍藏解夢觀音 贈予我臺中寶覺寺 即由護送玄奘靈骨代表攜來 我奉迎靈骨代表日程排定〉，《中央日報》，1956/11/21，3 版。

佛教訪問團由臨濟宗妙心寺派僧高林玄寶(1875-1961)擔任團長、東海宜誠(1892-1989)擔任副團長，本應於寶覺寺的大悲講堂落成典禮前抵達，但因故未能及時來臺。因此先於1954年10月15日經專機將「解夢觀音」空運來臺，交給中國佛教會轉交給寶覺寺。中國佛教會於16日派煮雲(1919-1986)、玠宗(1897-1987)二法師將觀音像攜往臺中，但並未事先告知寶覺寺，因此寶覺寺該日並未派人前往迎接，也使得煮雲、玠宗二人只好先暫時在車站前的錦昌布行休息。後來，寶覺寺為了將舉行的「智性老和尚晉山典禮」、「臺中佛學院補行開學典禮」與「大悲講堂落成典禮」，至火車站迎接臺中佛學院長白聖與新任寶覺寺住持智性(1884-1964)，才知曉原來「解夢觀音」像已送至臺中，趕緊赴錦昌布行迎接至寶覺寺。⁷⁴

由此看來，寶覺寺早於1954年即已接獲本應由「日本佛教訪問團」送來之解夢觀音。而因要供奉解夢觀音而建設的大悲講堂落成時，有不少人留下祝賀的詩作，其中不乏「南海分身添聖蹟，東來解夢醒痴人」、「觀音解夢法帆揚，美奐美輪有妙光」、「種果東屯寶覺寺，扶桑解夢一觀音」等提及解夢觀音之句，⁷⁵說明時人所知送至寶覺寺之觀音像即為解夢觀音。但是，此一解夢觀音卻與隨玄奘靈骨來臺之觀音像出現雙胞案。

1955年11月28日，中央日報刊登了由金扶東撰寫的〈解夢觀音之謎〉。文中提及臺中寶覺寺有供奉一尊1954年10月15日專機運送來臺的「解夢觀音」，並宣布隔年初將由高林玄寶率領日本佛教訪問團來臺，在寶覺寺舉辦隆重的開光供養大典。當時是由日本駐華大使館代表將解夢觀音像送至寶覺寺，芳澤謙吉(1874-1965)大使還贈送一塊「敬奉三寶」匾額給寶覺寺。寶覺寺為了

⁷⁴ 本刊記者，〈日本佛教訪問團將來臺訪問經緯〉，《覺生》53、54合刊，1954年，頁2-3。

⁷⁵ 作者不詳，〈祝大悲講堂落成〉，《覺生》53、54合刊，1954年，頁30。

供奉此一解夢觀音像，修築了大悲講堂，已於 1954 年 10 月 17 日落成。文中並轉述時任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理事長的寶覺寺管理人林錦東之說法：這一尊銅質解夢觀音雖然送來寶覺禪寺已久，但尚未舉行任何正式儀式，要待此次日本全國佛教會代表倉持秀峰來臺中時，再行補行接交手續。寶覺寺雖積極準備接交典禮，但在臺北則在玄奘靈骨的交接典禮上，交接了另外一尊木刻觀音像。林錦東強調寶覺寺的解夢觀音確是全日本佛教會所贈送。⁷⁶

同日在聯合報第五版有記者陳啟福赴寶覺寺專訪之報導。除說明解夢觀音原奉於法隆寺外，對於刻製觀音模型之說法，則是指二次大戰時，日人深切悔悟戰爭之不該發動，甚盼觀人深切，悔悟爭音，化戰爭為和平，乃改名為「和平觀音」。戰後日人恍如大夢初醒，認為係觀音之賜予解夢，因而始又改名「解夢觀音」益加尊敬，日本全國佛教會乃聘請名雕刻家將「解夢觀音」雕成模型，翻製不少黑古銅色的分身，分在各地供奉。另製三座銅質金色觀音像，一座送前美國總統杜魯門、一座贈與琉球，最後一座便奉於寶覺寺，並非外傳共兩座。⁷⁷

報導中並說明寶覺寺之解夢觀音是於 1954 年 10 月 15 日送至寶覺寺。因林錦東是日本佛教學校的畢業生（原屬臨濟宗妙心寺派），且與奈良法隆寺主持私交甚篤，因此以私人贈送給林錦東。但林錦東認為此為中日兩國之間的事，以私人的贈送似乎不夠派頭，乃計劃並已商妥以日本全國佛教團體出面，改為全國性的贈送。此事為日本駐華大使芳澤謙吉得悉，題贈匾額一座，寫著「篤敬三寶」四個字，首書：「寶覺寺供奉日本佛像紀念」。

⁷⁶ 金扶東，〈「解夢觀音」之謎〉，《中央日報》，1955/11/28，5 版。

⁷⁷ 〈得名解夢兩字 有这一段由來 翻製分身數頗多 金色製品有三座〉，《聯合報》，1955/11/28，5 版。



圖 7 《覺生》月刊掲載之解夢觀音像⁷⁸



圖 8 芳澤謙吉贈匾⁷⁹

⁷⁸ 本刊記者，〈日本佛教訪問團將來臺訪問經緯〉，《覺生》53、54 合刊，頁 2。

⁷⁹ 本刊記者，〈日本佛教訪問團將來臺訪問經緯〉，《覺生》53、54 合刊，頁 2。

陳啟福之報導強調，原本計劃由日本來臺訪問團中的玄寶禪師等 4 位日僧，於 1955 年 1 月來臺訪問時將「解夢觀音」帶來，林錦東原準備屆時將迎接遊行臺中全市，以示隆重。但「解夢觀音」因獲得日本大使館與日本竹腰貿易公司董事長進一步之協助，在 1954 年 10 月 15 日晚上與白聖及智性兩法師同車送至臺中。（實由煮雲、玠宗送至臺中）因事出計畫之外，當日已不及準備遊行，雖然有重整隊伍，僱用三輪車，在臺中各主要街道迎了一遍，但到寶覺寺時已深夜。⁸⁰

解夢觀音奉於寶覺寺後，即奉於新建之大悲講堂，原向日方商請於日本訪問團 1955 年 1 月來臺時，由高林玄寶與佛教當局主持移接儀式，並行開光禮。但日本訪問團於來臺時，僅在松山機場停留五個小時，即轉赴緬泰各國訪問，未能到臺中主持移接禮。直到 11 月 27 日決定改請護送玄奘靈骨來臺的日僧，代表日本佛教至寶覺寺舉行移接大典。⁸¹

聯合報之報導是記者赴寶覺寺採訪之報導，可能是記者訪問寶覺寺中人士得到的回答，其中有不少與中央日報刊登的金扶東撰文相似，也同於《覺生》月刊中之報導。文中關於解夢觀音贈送寶覺寺經過之說明，有意地解釋何以解夢觀音在一年前即送至寶覺寺，卻未為人所知。而且報導中還記載寶覺寺主持林錦東說明：

26 日在臺北移接的「解夢觀音」，是日僧倉持秀峰由日本與玄奘靈骨同時攜來的，僅是一座木彫的普通「觀世音」而已，

⁸⁰ 〈去年十月悄然送到 確是日本贈予 芳澤大使曾贈匾額〉，《聯合報》，1955/11/28，5 版。

⁸¹ 〈移接儀式籌備久 惜乎日方無代表 現在決定明日舉行〉，《聯合報》，1955/11/28，5 版。

並非「解夢觀音」。而早到臺中的這一座黑銅質（筆者疑為金銅質之誤）的，才是真的「解夢觀音」。⁸²

報導中雖指出：「說解夢觀音是日本的『國寶』似乎不大合理，因為這僅是『國寶』的翻製品而已，份量和意義自有差別。」但又特別說明：「臺中寶覺寺為中部最負盛譽的一座古剎，民國十九年創建，歷史悠久，擁有信徒眾多，並有聳立的一座七層浮屠，聞名全省。」⁸³甚至在報導最後下了結語：

這兩座「解夢觀音」，同樣是兩尺高，八寸寬的塑像，那一座是真的？那一座是假的？目前尚不能斷定，但似乎早到臺中的這一座真的成份比較多。⁸⁴

11月30日聯合報記者於30日訪問抵達臺中的倉持秀峰關於解夢觀音雙包之謎，並於12月1日刊登報導：

倉持秀峰今日（30日）告本報記者稱：先後攜來臺灣的兩尊均為真的「解夢觀音」，差別僅在於木質與銅質而已，其他佛身的彫刻大同小異。他解釋說「解夢觀音」可以分身很多，不論其為何質。至於何尊才是日本的「國寶」，他說根本無所謂什麼「國寶」，反正都是「解夢觀音」的分身，同時兩尊都是日本全國佛教會所贈送，其意義應不分彼此。但臺省佛教

⁸² 〈解夢觀音鬧出雙包 真假發生爭執 臺中寶覺寺住持作說明 指證年前抵臺乃是真跡〉，《聯合報》，1955/11/28，5版。

⁸³ 〈得名解夢兩字 有此一段由來 翻製分身數頗多 金色製品有三座〉，《聯合報》，1955/11/28，5版。

⁸⁴ 〈解夢觀音鬧出雙包 真假發生爭執 臺中寶覺寺住持作說明 指證年前抵臺乃是真跡〉，《聯合報》，1955/11/28，5版。

會理事長林錦東今晚指出，早到臺中寶覺寺這尊銅質的才真的，倉持秀峰這次帶來那尊木彫的僅為普通的觀世音而已，並沒有「解夢」兩字。後來倉持秀峰在寶覺寺用餐時，又帶來那尊木質的新近彫刻，未經供奉，現可改名為「正觀音」，但其意義與「解夢觀音」完全一樣。至此才算確定寶覺寺這一尊才是正牌的「解夢觀音」，謎乃有了交代。寶覺寺的正牌「解夢觀音」，定1日上午9時在該寺舉行移接儀式，中部各寺廟齋堂的僧尼及佛門弟子，將有2000人參與盛典。⁸⁵

雖然日僧代表倉持秀峰已說明先後來臺的兩尊均為真的「解夢觀音」，差別僅在於木質與銅質而已，其他佛身的彫刻大同小異。而且二尊均是「解夢觀音」的分身，根本無所謂什麼「國寶」；兩尊都是日本全國佛教會所贈送，其意義應不分彼此。民聲日報也報導11月30日下午6點到寶覺寺用餐前，該報記者訪問倉持兩尊觀音像是否有真偽之別時，倉持回答：「並無區別，更無真偽之分。兩尊形象，容或有差，但名義卻同稱解夢觀音。」甚至強調「此次本團所贈，與現供奉在寶覺寺者同是解夢觀音，絕無差錯。」⁸⁶

但寶覺寺住持林錦東堅持早到臺中寶覺寺這尊銅質的才真的，倉持秀峰帶來的木彫像僅為「普通的」觀世音而已，並沒有「解夢」兩字。後來倉持秀峰在寶覺寺用餐時，改稱木質的新近彫刻觀音像，未經供奉，可改名為「正觀音」，但其意義與「解夢觀音」完全一樣。

相似的報導亦見於中央日報，指出倉持秀峰說明，其將代表

⁸⁵ 〈解夢觀音雙包之謎 倉持秀峰一語道破 同是彫刻身無所謂真假 改名正觀音 聊以作區分 臺中寶覺寺 今移交觀音〉，《聯合報》，1955/12/1，3版。

⁸⁶ 〈護運靈骨日僧 昨蒞中市觀光 訪問市府議會及本報〉，《民聲日報》，1955/12/1，4版。

日本佛教會在 1 日上午將去年(1954 年)已先行運臺的解夢觀音，正式移交給臺中寶覺寺。至於隨玄奘靈骨來臺的木質外傳解夢觀音，是一種「正觀音」，係來臺前二日才雕刻完成，已贈送給中國佛教會。⁸⁷ 更有趣的是，中央日報的報導中還說明：「暫存」於臺中由日本佛教會贈送給臺中寶覺寺的解夢觀音，在日本護送靈骨代表團抵達臺中後，即仍「送回」，由該團阿部龍伝(全日本佛教會常務理事)手捧出站，接受信徒參拜，並遊行市區。

而在 1956 年 2 月發行的《覺生》月刊 68 期中刊載臺中佛學院教務長聖印(1930-1995)之述：「為了這尊神聖慈航普渡的解夢觀音，寶覺寺信徒特別發起耗資 20 多萬建成大悲講堂一座安奉聖像。可是那時並沒有舉行任何交接儀式，直到傳戒時節，日本佛教會代表高僧倉持秀峰團長等一行 5 人才來辦正式的交接典禮。」⁸⁸

玄奘靈骨來臺安奉之事，除了引起臺灣佛教各系展現勢力以爭奪管理權外，隨著玄奘靈骨來臺的觀音像，也引發所謂「正統國寶」解夢觀音的爭議。日本代表團原本單純護送玄奘靈骨來臺，並轉交日本佛教會贈送的觀音像，最後卻發展成需要認證臺中寶覺寺之金銅觀音像為「解夢觀音」，改將攜來之木質觀音像定位為「正觀音」。甚至到臺中後，還需要慎重地先將原本已供奉在寶覺寺的觀音像「歸還」給抵達臺中車站的日本代表團，再由代表團成員捧出車站，接受信徒參拜，並遊行市區，以展示寶覺寺之觀音像，才是真的源於日本佛教會所贈之「解夢觀音」。其背後與時任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理事長的林錦東與寶覺寺之影響力有密切關係。

林錦東是拜在日本臨濟宗妙心寺高林玄寶座下出家的日化僧人，原訂贈送「解夢觀音」到寶覺寺的日本佛教訪問團，團長正

⁸⁷ 〈解夢觀音謎底揭曉 寶覺寺一尊係真蹟 今正式舉行交接儀式 日佛教代表團昨抵臺中〉，《中央日報》，1955/12/1，5 版。

⁸⁸ 釋聖印，〈寶覺寺冬季傳戒特寫〉，《覺生》68，1956 年，頁 20。

是高玄林寶。師徒雖因戰爭而分隔，但由贈送解夢觀音與大藏經給寶覺寺一事看來，林錦東始終與本宗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維持緊密的聯繫。也因此，堅持原本應由師父帶領的訪問團贈送的觀音像乃是「國寶解夢觀音」，對於林錦東而言，實具有多重意義。

另一方面，1955年10月開始，苗栗縣在獅頭山勸化堂理事長黃光榮的積極運作下，結合地方政治勢力，努力爭取將由日本送回臺灣的玄奘靈骨安奉於獅頭山。最終雖未能如願，但獲得中國佛教會將隨玄奘靈骨來臺之木刻日式觀音像奉於勸化堂。

玄奘靈骨來臺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與結果，可能涉及戰後來自中國的佛教派系、臺灣本土佛教派系爭取中央的青睞與話語權的競爭密切連結，展現當時臺灣佛教界各方勢力與地方政治勢力的合縱連橫。

三、戰後初期臺灣佛教勢力的分配與消長

(一) 中國佛教會的派系與僧信之爭

戰後由中國轉經香港來臺，致力推動臺灣佛教教育的道安，在1953年5月13日的日記中，記錄他對於當時臺灣佛教界的觀察：

現在佛教界幾個流行的問題：

- 一、畢竟空與勝義問題。在臺灣的幾家雜誌，文字鬥爭表面化。胡適的「禪宗思想史的新看法」問題，引出蘇邨圃、慈老、圓明的批評。
- 二、佛教與耶穌教徒互相攻擊的表面問題。
- 三、佛教對儒家互不相融的問題。
- 四、比丘與居士地位見解之諍裂痕問題。
- 五、僧團派系不能調和問題。

六、臺灣僧與大陸僧的隔膜問題。⁸⁹

道安的真知灼見，清楚地點出戰後初期臺灣佛教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而這幾個問題，在當時中國佛教會內部的權力分配與消長中，一覽無遺。

關於戰後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發展，在顏尚文帶領一批學生整理中國佛教會相關檔案後，已有不少深入且重要的研究成果。⁹⁰根據相關學者研究，中國佛教會成立後，以太虛（1890-1947）為首的改革派與以圓瑛（1878-1953）為首的保守派在其間產生衝突。⁹¹最終使得中國佛教會分裂，無法在全國完整運作。⁹²戰後在內政部的推動下，展開中國佛教會的復會整理活動。雖然太虛與圓瑛二派之重要人士皆列於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中，但整個整委會的決策，幾乎都是太虛與李子寬二人所決定與推動。⁹³1947年，中國佛教會正式成立，在會員大會中選出理事31名、監事11名；理事再選出常務理事9人，並推選章嘉為理事長，另由監事中選出常務監事5人。⁹⁴

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僧侶來臺者不多，中國佛教會第一屆的9位常務理事中，僅有章嘉、李子寬、謝健（1883-1960）、東初（1908-1977），另有理事楊樹梅（1905-？）、證光（1892-1956）、高執德、蔣士杰（1879-？）、太滄（1893-1968），候補理事白聖，

⁸⁹ 道安法師遺集編委會，〈日記（三）〉，《道安法師遺集》冊7，「（1953）五月十三日星期三（四月初一日）」條，頁1114。

⁹⁰ 包含關正宗、楊書濠、陳雯宜等學者之相關研究。

⁹¹ 釋東初編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頁178-179。何建明，〈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以太虛與圓瑛之間關係為中心的歷史考察（下）〉，《普門學報》25，2005年，頁209-243。

⁹²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臺北：中國佛教會，2010年，頁38-41。

⁹³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頁54。

⁹⁴ 作者不詳，〈中國佛教會勝利後第一屆當選理監事履歷表〉，《海潮音》28:7，1947年，頁245-247。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頁52-53。

監事趙恆惕、鄒海濱（1885-？）。⁹⁵ 1949年9月22日，中國佛教會在十普寺召開駐臺辦事處籌備會，因理事長章嘉尚未至臺，故推舉理事東初為主任，白聖、李子寬為副主任，南亭（1899-1982）為秘書，白聖兼總務，黃為初、林宗心（林錦東）為聯絡，道源（1900-1988）為調查，悟明、無上為幹事，並向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呈請備案。10月12日中國佛教會駐臺辦事處開始辦公，大陸至臺僧尼亦開始辦理登記。⁹⁶ 1950年3月1日撤銷駐臺辦事處，中國佛教會正式在臺辦公，會址設在白聖主持的十普寺。8月29日在臺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出席者包含章嘉、李子寬、蔣士杰、東初、証光、白聖、趙恆惕等人，決議「為辦事便利」，會址遷至李子寬主持的善導寺。⁹⁷ 這是白聖與李子寬二派在戰後中國佛教會中第一次角力的結果。

善導寺創立於1926年，是日本淨土宗臺北開教院，為日本淨土宗在臺灣的布教中心和信仰中心，管理全臺灣的淨土宗寺廟。戰後交由比丘尼洪達超管理。由於戰後日本佛教寺產之管理多有爭端，加上當時來臺之政府部門佔用寺院，洪達超有意將善導寺的管理權交出。此事經臺灣佛教界人士傳出後，包含曾景來（1902-1977）、曾普信）轉告李子寬、林子青（1910-2002）轉告白聖，吸

⁹⁵ 中國佛教會檔案文獻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臺北：中國佛教會，2010年，頁1-35。

⁹⁶ 〈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臺駐臺辦事處籌備會議錄〉，1949/9/22、〈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在臺第一次理監聯席會議〉，1950/8/29，皆收錄於中國佛教會檔案文獻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一（會議紀錄系列之第一冊）》，臺北：中國佛教會，2010年，頁1、4-6、13、20-21。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頁58。陳雯宜，《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發展（1949-2010）》，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頁61。

⁹⁷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1994年，頁165-166；〈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臺第一次會議〉，1950/2/24、〈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在臺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950/8/29，收錄於中國佛教會檔案文獻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頁9-20。

引不少大陸籍僧信的目光。

李子寬在與洪達超見面後，洪達超知道李子寬為太虛大師的弟子，又是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便明確地表示願意讓給他，以1500萬元作為補償住持人修理及設備費用。⁹⁸ 而白聖在知悉李子寬取得善導寺後，臺北市佛教會理事長曾普信（曾景來）告知，十普寺因產權問題，官方欲行收管，常住諸人無能應付，希望交給白聖住持。⁹⁹

1949年白聖處理完上海靜安寺事務後，便來臺接任十普寺。由此可見，李子寬與白聖的競爭，在善導寺的接管之事上已可見端倪。

李子寬與白聖分別是太虛與圓瑛的弟子，雖然一為居士一為僧伽，但是二人與其師之關係均極為密切，亦均涉入在大陸時期的中國佛教會之運作。

1929年，太虛在南京成立中國佛學會，太虛當選為會長，李子寬亦為該會的理事之一。1940年圓瑛辭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一職，之後在四川省佛教會的呼籲下，展開中佛會之重組。¹⁰⁰ 政府為了因應之，蔣委員長特別召見蔣作賓與李子寬，詢問健全佛教組織之方案，¹⁰¹ 並由中央社會部提出「整理中國佛教會意見書」，徵求政府與佛教界之意見。在意見書的建議下，太虛成為整理委員會的領導人，展開中佛會的重整運動。1945年，內政部與社會部發佈訓令，組織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指定太虛、章嘉、李子

⁹⁸ 李基鴻，《百年一夢記》，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頁337-338。

⁹⁹ 祝賀恩師八秩高慶禮讚會編，《白公上人光壽錄》，臺北：十普寺，1983年，頁247。

¹⁰⁰ 四川省佛教會，〈關於整理中國佛教會近聞：四川省佛教會致各省佛教會電〉，《海潮音》21:8，1940年，頁169-170。作者不詳，〈籌組中佛會之急進〉，《海潮音》21:9，1940年，頁20。

¹⁰¹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記》，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年，頁212。

寬為常務委員，虛雲、圓瑛、昌圓（1879-1943）、全朗、屈文六（1883-1973）、黃慶瀾（1875-1961）等6人為委員。¹⁰²自此，李子寬作為政府指派，兼具黨政要員與太虛弟子的居士身份，進入中國佛教會的核心，對日後中國佛教的發展，逐漸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中國佛教會在太虛辭世後，改由章嘉擔任理事長，因不熟悉漢傳佛教事務，因此極為倚重李子寬之協助。¹⁰³深受章嘉大師信賴的李子寬，在中佛會初期時握有真正的實權。然而，以居士身份獨攬中佛會大權，勢必引起部分僧侶、派系的不滿，導致後續第二屆、第三屆中佛會改選的爭議風波。

另一方面，1931年中國佛教會歷經太虛與圓瑛之爭後，圓瑛一派人士掌管中國佛教會。1935年白聖隨侍圓瑛至上海圓明講堂，並奉派至中國佛教會駐滬辦事處接替道源的幹事職務，開啟白聖與戰前中國佛教會之關係。¹⁰⁴1937年，白聖於寧波接待寺接圓瑛長老七塔、鼓山兩寺法脈之傳付，嗣為臨濟宗四十一世。¹⁰⁵戰時持續負責圓明講堂的教務與救難賑災組織。¹⁰⁶1942年，白聖就任杭州鳳林寺住持，並當選浙江佛教會常務理事。白聖在大陸時，與江浙佛教界及上海市佛教會的關係較深，熟悉佛教會的運作與經營，公文往來、與政府機關交涉等歷練，與上海地區的黨政人士亦多有往來，對其來臺後掌握中國佛教會的權力與運作當有密切關係。¹⁰⁷

中國佛教會來臺後，李子寬與白聖顯然延續了太虛與圓瑛二

¹⁰²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頁48。

¹⁰³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頁540。

¹⁰⁴ 祝賀恩師八秩高慶禮讚會編，《白公上人光壽錄》，頁148-149。

¹⁰⁵ 祝賀恩師八秩高慶禮讚會編，《白公上人光壽錄》，頁3、160。

¹⁰⁶ 黃慧茹，《白聖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經營（1949-1963）》，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年，頁30-32。

¹⁰⁷ 黃慧茹，《白聖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經營（1949-1963）》，頁30-32。

派之爭，並對戰後初期臺灣佛教的發展產生具體的影響。

前述 1950 年 8 月 29 日在臺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將中國佛教會會址由白聖主持的十普寺遷至李子寬主持的善導寺，¹⁰⁸這可以說是二派鬥爭的前哨戰。1951 年在中國佛教會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決議將原候補理事白聖遞補為理事，並成為常務理事，¹⁰⁹顯示白聖此時也具一定影響力。

深受章嘉信任的李子寬，積極參與理監事聯席會議，也幾乎主導了戰後初期中國佛教會的發展走向與重要事務。遷臺後的第一屆中國佛教會各次會議中，李子寬必定出席參與，掌握中佛會的發言權。包含中佛會制度的修訂與整理、組織巡迴視導宣化團、保護僧侶廟產以及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等相關活動，都是李子寬的推動與促成，遷臺後的第一屆中國佛教會，可說是李子寬勢力的鼎盛期。¹¹⁰

李子寬在中國佛教會中，以居士身份扮演主導各種事務，當然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尤其是大陸來臺的僧眾。繼 1952 年 8 月 26 日決議確認赴日代表團成員後，8 月 29 日為了 30 日將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先舉行預備會。會中決議將原本組織章程中關於信眾當選理事監事不得超過規定名額三分之一的規定，限於該屆，更易為 31 名理事中，僧眾 16 名，信眾 15 名。如此一來，使得信眾在中佛會的主導權增加，僧眾的權益則受到壓縮。¹¹¹ 隔日選出僧眾理事 16 人，信眾理事 15 人；僧眾監事 5 人，信眾監事 6 人。31 日召開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一次理事會議，便爆發理事長與常

¹⁰⁸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自傳》，頁 165-166；〈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臺第一次會議〉，1950/2/24、〈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在臺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950/8/29。

¹⁰⁹ 中國佛教會檔案文獻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佛教會〔第一屆〕遷臺第二次理監聯席會議〉，1951/1/13，《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頁 32-36。

¹¹⁰ 范國展，《李子寬與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頁 64。

¹¹¹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頁 64-65。

務理事選舉之衝突。¹¹²

同年 9 月 5 日舉行第二屆第一次監事會議，選出太滄、證蓮（1892-1967）、妙果（1883-1963）、吳經明（1876-1970）、盧宗濂（1900-1987）等人為常務監事。¹¹³ 同年 9 月 10 日，中國佛教會會址也從善導寺遷至萬華龍山寺。¹¹⁴ 至此，中國佛教會開始逐漸進入白聖掌權的階段，未入常務理事之列的李子寬被迫遠離決策中心圈，對於中佛會的影響力銳減。不過，中佛會仍有不少活動，如寺產的紛爭處理等問題，仍倚重李子寬協助與政府進行溝通和協調。¹¹⁵

1955 年 8 月 28 日在善導寺召開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於大會中選舉理監事。根據道安的日記所述，第三屆選舉的理事 31 個名額中，白聖派佔 15 票，中立者佔 12 票，江派僅有星雲（1927-）、心悟、李子寬等 4 人當選。¹¹⁶ 李子寬雖仍當選理事，甚至在之後所召開的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中，也被票選為常務理事，但第三屆的理監事組成，等於宣告李子寬派的式微。其後，李子寬、朱鏡宙（1889-1985。朱斐）、李炳南（1891-1986）、臥雲、南亭等人相繼辭職，甚至連章嘉都辭去理事長一職。¹¹⁷ 如此狀況使得內政部介入組成「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最終使得第三屆中

¹¹²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自傳》，頁 187-188。

¹¹³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52/8/29，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編，《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2010 年。

¹¹⁴ 釋心悟，〈中國佛教會動態〉，《人生》4:10，1952 年，頁 17。

¹¹⁵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一次常務理監聯席會議〉，1952/9/27、〈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十七次常務理事會〉，1954/8/11、〈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954/9/5，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編，《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

¹¹⁶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冊 7，頁 1430。

¹¹⁷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冊 7，頁 1433-1434。〈中國佛教會第三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1955/11/20。〈中國佛教會第三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1955/9/12。〈中國佛教會第三屆第三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1956/2/5，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編，《中國佛教會第三屆會議紀錄》，2010 年。

國佛教會採取常務理事制。¹¹⁸

綜而觀之，在李子寬身上可以看到比丘與居士地位見解之爭，以及僧團派系不能調和之問題，成為戰後臺灣佛教界的重大問題。而自 1952 年至 1956 年間中國佛教會的紛爭，與玄奘靈骨來臺相關的各事件，存在什麼樣的關連呢？

1952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3 日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是促成玄奘靈骨來臺的初始契機。當時臺灣的公費代表為章嘉、印順、趙恆惕、李子寬與李添春，另有羅桑益西（行政院設計委員）、宋修振（1911-？。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理事長）、圓明（1918-？。留日學僧）、關銘（貿易商）等人自費參與。¹¹⁹ 在南京發現玄奘靈骨的高森隆介與中國佛教會代表團聯繫後，確定將玄奘靈骨送來臺灣以建塔供奉之事。1954 年 3 月，中國佛教會開始啟動準備工作。此後雖經多次討論，最後到 1955 年 11 月底，歷經三年的運作，才終於完成玄奘靈骨來臺之事。

坂井田夕起子認為，當時全日本佛教界組織正面臨聯合改編，因此對玄奘頂骨來臺奉安之事難有決議，甚至可能不知此事，導致後續處理的延宕。事實上，玄奘靈骨來臺之事，主要是由高森隆介、倉持秀峰、大島見道等人主持的「玄奘三藏讚仰會」決定。¹²⁰ 而日方主導此事的高森隆介，在 1954 年 9 月辭世前，其實相當積極地促成此事，曾數度馳函趙恆惕相催此事，¹²¹ 但中國佛教會的回應卻相對低調。

此事在 1952 年 10 月上旬代表團返臺後，應會在中國佛教會

¹¹⁸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頁 71-73。

¹¹⁹ 仏教大年鑑刊行会編，《仏教大年鑑》，東京：仏教大年鑑刊行会，1961 年，頁 24-32。

¹²⁰ 坂井田夕起子，〈1950 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藏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る〉，《現代台湾研究》32，頁 48-49。

¹²¹ 王興國，〈第一章 嘔心瀝血創建和經管玄奘寺的趙恆惕〉，《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頁 22。

中提出後續因應之討論。1953年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就討論了迎回玄奘遺骨之事，此事當是共同前往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臺灣省分會理事長宋修振所提出。但相對於臺灣省分會的積極討論，在中國佛教會的紀錄中，對此事卻未見動作。此次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對於代表團以外的中國佛教會成員來說，完全是由李子寬主導，幾乎沒有參與的機會。而在代表團出發赴日前，李子寬也在中佛會第二屆的理事選舉中失勢，可能也影響了中國佛教會後續對於玄奘靈骨來臺之事的重視與推動。自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後，中國佛教會經過近一年半，至1954年3月才開始啟動迎回玄奘靈骨之事，何以如此，尚須更多文獻記載來探索。

細究玄奘靈骨來臺之啟動，應與政府當局的態度相關。其中的關鍵在於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主義的威脅」。¹²² 1955年8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佛教協會理事長趙樸初訪日，受到全日本佛教會的熱烈歡迎。此與當時日本開始推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際交流有密切關係，在此背景下，日本與中共的佛教界亦積極組織交流懇談會。當時中華民國駐日大使董顯光見到此況，有鑑於日中交流熱烈，但玄奘靈骨來臺之事反而停滯，擔心玄奘靈骨會被送到中國而非臺灣，因此於8月18日致信章嘉提出警告，應盡快推動玄奘靈骨來臺之事，以免發生不測。¹²³ 由於董顯光的警告，使得章嘉帶領下的中國佛教會較為積極的推動此事。其後，透過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與日方進行溝通，終於在一個月後確定玄奘靈骨來臺之事。由相關檔案可知，由於事涉中日二國之聯繫，因此玄奘靈骨來臺之相關事務幾乎都由外交部協助

¹²² 坂井田夕起子，〈1950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蔵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って〉，《現代台湾研究》32，頁51-52。

¹²³ 〈共匪覬覦聖僧靈骨 董大使函章嘉 請早設法迎回〉，《臺灣新生報》，1955/9/11。

處理，再轉知章嘉與中國佛教會。¹²⁴

玄奘靈骨來臺之經過，與當時的國際與政治局勢、中國佛教會內部的紛爭有密切關係。而在政府與中國佛教會領導階層斟酌各種情勢對此事做出回應之時，玄奘靈骨來臺之後安奉地點的競爭，雖有著眼於促進地方觀光發展之利益，但亦顯示出歷經日治時期深受日本佛教影響的臺灣宗教界，面對時代巨變，以及挾著中央政府的力量，由中國來臺的佛教勢力，如何努力於道場／個人生命處境的延續。

（二）戰後臺籍僧人的處境與發展

玄奘靈骨來臺始末中，有幾個事件與人物特別突出。相關事件包含前述玄奘靈骨安奉地點之爭、奉安所與玄奘寺的建立、解夢觀音雙胞胎案。而涉及上列事件的重要人物，除了前述戰後自中國來臺的居士李子寬、趙恆惕外，還有臺籍佛教界人士南投縣佛教會理事長曾永坤、臺中市寶覺寺住持林錦東與苗栗獅頭山勸化堂理事長黃光榮。這三人中，曾永坤與林錦東在日治時期均是帶妻有子的臨濟宗妙心寺派僧侶，戰後則因有家庭而被大陸來臺僧侶視為居士，但他們均積極參與主持臺灣佛教界事務；黃光榮之父黃開郎（1879-1930）在日治時期即積極參與南瀛佛教會，黃光榮亦曾是南瀛佛教會講習班的學員，戰後為三教兼奉的獅頭山勸化堂理事長。

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官方積極進行重建「中國化」，要求去除「日本化」，臺灣佛教界在此中亦無法置身度外。¹²⁵ 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李子寬、東初與臺灣省佛教分會理事長宋修

¹²⁴ 關正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頁 340。

¹²⁵ 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臺大歷史學報》58，2016年，頁 195、200。侯坤宏，《論戰後臺灣佛教》，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2019年，頁 15。

振於 1951 年初查訪各縣市支會後提出之報告中，描述戰後初期臺灣佛教「嚴持戒律者少」，且有「僧尼男女雜居之積習」，¹²⁶ 說明大陸來臺的僧侶並不認同受到日本佛教教化的臺籍日化僧是真正的出家人。日本統治時期，日本佛教各宗派進入臺灣，將諸多臺灣本土的佛教寺院與齋教齋堂納入各宗治下，¹²⁷ 並培養出一批日本佛教化的臺籍僧人。

二次戰後，日本佛教勢力隨殖民地政府全面退出臺灣，取而代之的是從中國逃難來臺的大陸籍僧侶與居士。臺籍佛教界人士面臨語言與信仰型態的差異，闕正宗曾指出戰後臺灣佛教的開展是當代漢傳佛教的「大革命」，改革的重點之一就在於清除日本佛教的遺風。特別是日本佛教對於臺籍佛教人士在佛法研究上的造就，以及容許僧人娶妻食肉，不重戒律。¹²⁸ 隨著中國佛教會在臺灣復會，並長期主導「傳戒」活動，使得日本化的臺灣佛教逐漸轉為中國化，亦即原本具有閩南化、齋教化、日本化的臺灣佛教，轉變成為中國漢傳式的佛教。¹²⁹

戰後從大陸來臺的佛教人士人數並不多，但他們掌握了管理機構中國佛教會，也透過兼具黨政要員身份的居士取得政府賦予的管理權力。即使如此，臺灣本地的佛教寺院多數仍掌握在臺籍佛教人士手中。雖然不少臺籍佛教菁英面臨變局難以因應，失去

¹²⁶ 〈中國佛教會第二次理監聯席會議記錄之附件：「報告」〉，1951/1/13，《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頁 4245-4246。侯坤宏，《論戰後臺灣佛教》，頁 17。陳玉女，〈戰後中國大陸逃難僧與臺灣佛教之轉折〉，游勝冠、熊秉真主編，《流離與歸屬：二戰後港臺文學與其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頁 469-471。

¹²⁷ 相關研究可參見江燦騰、闕正宗、慧嚴法師等人之研究成果。

¹²⁸ 闕正宗，《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正編）》，臺北：大千出版社，2004 年，頁 511。

¹²⁹ 王順民，〈當代臺灣佛教變遷之考察〉，《中華佛學學報》8，1995 年，頁 319。江燦騰，〈徘徊在殖民化與去殖民化之間——臺灣本土佛教近百年來的變革滄桑史〉，《當代》55，2002 年，頁 14-29。侯坤宏，《論戰後臺灣佛教》，頁 31。

他們在日治時期的地位與影響力，如林德林（1890-1951）、如學（1913-1992）、高執德（證光）等；¹³⁰ 但也有不少人轉而與當局合作，以延續或重新建立臺籍佛教人士的勢力與影響力。在玄奘靈骨來臺各事件中扮演一定角色的曾永坤、林錦東與黃光榮即是此類人物。其中，又以林錦東活動最為積極，影響也較大。

林子青在 1951 年 7 月 15 日發表〈臺灣佛教漫談〉一文，文云：

臺灣佛教的幾位領袖，除覺力和尚已在廿年前圓寂外，如基隆月眉山善慧和尚、臺中真常法師、臺南開元寺得圓和尚、臺北觀音山本圓和尚等，均在光復後相繼逝去，這是臺灣佛教無可補償得損失。目前老輩中尚有：德融、心源、覺淨、智性、妙果、德林、善昌、義存；中年輩中有：高執德、王進瑞、鄭羅漢、鄭松筠、蘇祈財、曾景來、李添春、胡道齋、宋修振、辜添泉、林宗心、林達真、林賢燉、黃玄妙、陳火炎、斌宗、普壽、無上、達玄等；女眾方面，有基隆楊普良、臺北妙清、達超、大甲妙然、新竹陳婉燕、臺中張月珠、后里呂妙識、臺南何稚教、屏東黃小霞、這些緇素男女大德，都是肩負今日臺灣佛教的龍象。¹³¹

林子青提及的臺籍中生輩佛教人士中，包含宋修振、李添春、林宗心（林錦東），在戰後均曾任中國佛教會的理事，參與相關事務。在 1952 年選任出席世界佛教徒聯誼會代表時，宋修振任臺灣省佛教會理事長，原本要由他出任公費代表，後由李添春擔任代

¹³⁰ 侯坤宏，《論戰後臺灣佛教》，頁 80-82。

¹³¹ 林子青，〈臺灣佛教漫談〉，《現代佛學》1:11，1951 年，頁 29。後收入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頁 9。

表，宋修振則是自費隨團前往。而在玄奘靈骨來臺事件的經過中，宋修振、林錦東分別擔任前後屆的臺灣省分會理事長，也分別擔任中國佛教會理事，承擔會務工作。

林錦東，南投竹山人。1936年皈依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宗務長高林玄寶，進入臺北臨濟寺佛教專修道場學習。1939年赴日，入京都臨濟學院求法。六年後返臺，受聘為臺中寶覺寺佛教專修道場教師。1945年，寶覺寺住持罡宗退位，由林錦東接任住持。林錦東對於臺灣佛教界之行政與教育事務極為熱衷，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林錦東與臺灣佛教界人士共同發起組織臺灣省佛教會。1946年2月25日臺灣省佛教會成立，會中選舉理事25人、候補理事7人、監事8人、候補監事3人，林錦東位列理事。¹³² 其後，林錦東均積極參與臺灣省佛教支會之運作，1948年起擔任常務理事。¹³³ 1954、1956年被選為理事長。¹³⁴ 除推動成立臺灣省佛教會外，林錦東亦是籌備組成臺中佛教支會的重要推手。¹³⁵

中國佛教會在臺復會後，大陸籍僧侶與居士因不熟悉臺灣本地佛教之況，勢必得依靠部分臺籍佛教人事協助處理相關事務，臺灣佛教支會的成員自然是首要的對象。1949年，9月22日中國佛教會在十普寺召開駐臺辦事處籌備會時，因理事長章嘉尚未至臺，故理事東初被推舉為主任，白聖、李子寬為副主任，南亭為秘書，白聖兼總務，由黃為初、林錦東擔任聯絡人。

¹³² 本刊記者，〈本會改組的回顧（一）〉，《臺灣佛教》1:1，1947年，頁18-20。

¹³³ 作者不詳，〈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職員〉，《臺灣佛教》2:10，1948年，頁1。

¹³⁴ 作者不詳，〈本屆省分會理事長 錦東法師當選〉，《臺灣佛教》8:4，1952年，頁20。佛教年表資料庫查詢系統，<https://reurl.cc/Q3L4yq> (2020/9/8)。

¹³⁵ 作者不詳，〈臺中市佛教支會成立典禮〉，《臺灣佛教》1:4，1947年，頁24。作者不詳，〈臺中市佛教支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臺灣佛教》1:4，1947年，頁26。作者不詳，〈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 臺中市支會理監事名單〉，《臺灣佛教》1:4，1947年，頁28。

其後，大陸籍僧侶與居士便積極介入臺灣省佛教分會的人事與運作。1949年12月15日，臺灣省佛教分會在選舉理事時，發生李子寬以列席身份，最後被選為常務理事的情況。據1950年初林學周(1884-?)回覆達真(1896-1963)信函所述，該次選舉中，宋修振事前曾與臺中林錦東、鄭松筠，臺北林清、洪達超等互相結托，運動獲選為理事長。理事獲選名單中，還出現未具會員身份的李子寬、李文啟。最終由宋修振擔任理事長，李子寬也被選為常務理事，得以介入臺灣省佛教分會的運作。¹³⁶

宋修振、林錦東等人，雖為臺籍日化僧，但藉著臺灣省佛教分會的役員身份，進入中國佛教會的權力核心。此時期的中國佛教會為李子寬掌權時期，宋修振得以臺灣省佛教分會理事長的身份，自費參與世界佛教徒聯誼會。

1952年8月底的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員大會中，李子寬派失勢。宋修振、林錦東、曾永坤同時被選為候補理事。1954年林錦東與三光寺住持國強共同發起創辦臺中佛學院，院址設於臺中市寶覺寺，林錦東延請白聖擔任院長，林錦東任副院長，董事長則為國強，該年8月正式開學。後因白聖住持臺北，不能長期駐院，聘心悟任教務，訓導則為心然，負責籌辦一切院務，淨心任監學。由此看來，林錦東與白聖應有一定的關係，才能聘請他到臺中主持佛學院。¹³⁷ 二人之關係，當與同為圓瑛弟子，臨濟宗七塔寺派第四十一世法嗣的玠宗有關。玠宗出身霧峰林家，拜新竹金剛寺妙禪為師。1923年7月圓瑛應邀來臺講經半年，8月至新竹州金剛寺弘法時，玠宗應已拜見過圓瑛。1924年，玠宗在泉州開元寺

¹³⁶ 林學周，〈復達真法師書〉，《臺灣佛教》4:1，1950年，頁15。

¹³⁷ 不過開學不久心悟、心然、白聖等人即相繼辭職，寶覺寺聘請關渡慈航寺智性法師為住持，開始創辦臺中佛學書院。釋白聖，〈我與臺中佛學書院〉，《覺生（臺中佛學書院畢業紀念特刊）》8:9-10合刊，1958年，頁7。周玉茹，〈臺灣佛教的僧伽教育：以佛學院為中心〉，臺中：太平慈光寺，2013年，頁159。

拜見及受圓瑛的付法。妙禪為臺中寶覺寺創建者，但在日治時期，並未擔任寶覺寺住持。¹³⁸ 不過，由於玠宗是臺中人，又被臨濟宗妙心寺大本山南部布教所長東海宜誠納入門下，因此與臺中市寶覺寺的關係匪淺，1939年起成為寶覺寺的講師。¹³⁹ 由此可知，玠宗與白聖同為圓瑛弟子，本即舊識。林錦東為一臺籍日化僧，因其為寶覺寺的住持，應是在玠宗的引見下與白聖建立關係，從而進入中國佛教會的核心。

而在玄奘靈骨來臺事件期間（1952年10月至1956年初），林錦東曾擔任過臺灣省佛教分會的常務理事、理事長、臺中市支會理事長，特別是在1954年成為理事長後，參與迎回玄奘靈骨到臺灣的籌備與組織工作，支持南投日月潭爭取建立塔寺安奉玄奘靈骨。中國佛教會在商議赴日迎回靈骨的代表成員時，一度還考慮派遣林錦東前往。玄奘靈骨來臺後，日僧代表團在臺灣進行聯誼參訪活動時，林錦東均全程陪同赴臺中、高雄、南投日月潭、苗栗獅頭山等地，直到送回日僧代表團。¹⁴⁰

林錦東極為用心經營其佛教事業，除長期擔任臺灣省佛教會、臺中市支會的核心領導成員外，還於1949年聘請中國來臺之大同任寶覺寺監院，¹⁴¹ 並與朱斐（朱鏡宙）共同創辦《覺生》雜誌。他熱衷奔行於全省各地，溝通各方意見，以輔導發展教務，甚至獲得佛門「跑長」之稱。在其任職臺灣省佛教分會理事長期間，遍訪各地寺院，督導各縣市支會教務之推動，並且創立托兒

¹³⁸ 參見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頁237-240。王見川，〈臺灣佛教人物叢論〉，《圓光佛學學報》3，1999年，頁316-318。

¹³⁹ 蘇全正，《臺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頁229-233。

¹⁴⁰ 宗心，〈不可思議的殊勝因緣〉，《覺生》10:11，1972年，頁3-11。王興國，〈第十二章 積極推進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林錦東〉，《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頁352。

¹⁴¹ 作者不詳，〈大同法師就職寶覺寺監院〉，《臺灣佛教》3:2，1949年，頁13。

所、臺中佛學書院，舉辦全省性佈教講習會。¹⁴²

在玄奘靈骨來臺後，林錦東在「解夢觀音」雙胞案中，堅持奉於臺中寶覺寺的金銅觀音像才是真的解夢觀音，並說明此乃奈良法隆寺住持所贈，後以全日本佛教會之名義贈送。林錦東是日治時期留日的臨濟宗妙心寺派僧人，在戰後依憑著中國佛教會開展其佛教事業，但他對於身繫日本佛教法脈的因緣並未忘懷，也因此成為戰後臺灣與日本佛教交流聯繫的重要媒介。所謂得自奈良法隆寺住持的「解夢觀音」，即是其與日本佛教界，特別是維持與臨濟宗妙心寺之交往聯繫所得。

除了積極建立與日本佛教界的聯繫外，林錦東也協助收容遺落在臺灣的日人遺骨，在臺北、高雄、臺中安置，興建「日本人遺骨安置所」，臺中的安置所便設在寶覺寺中。後來林錦東因故一度遭到政府限制出境達十餘年。¹⁴³

林錦東在玄奘靈骨安奉地點的競爭中，支持南投縣支會曾永坤之提議，甚至在獅頭山出面積極競爭時，聯合中南部縣市支會發言支持南投。曾永坤為土城人，歸依岡山超峰寺義敏(1875-1947)門下。1921年7月赴中國，掛錫於南海普陀山法雨寺，研佛學於印光(1862-1940)之室。回臺後，歷任桃園中壢老街發著所、臺北赤誠會講師。1931年至竹山說法，受聘為當地養善堂管堂主。翌年3月創辦馨蓮堂，戰後馨蓮堂改名為南投重慶寺。曾永坤日治時期曾任臨濟宗布教員，1934年修業於臨濟宗高等佈教講習會。¹⁴⁴ 戰後曾任中國佛教會臺灣省臺中縣佛教會第一、二屆理事

¹⁴² 黃杰之，〈宗心大師傳略〉，《新覺生》15:5，1977年，頁2-3。王興國，〈第十二章 積極推進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林錦東〉，《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頁338。

¹⁴³ 闕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圖書，1997年，頁155。王興國，〈第十二章 積極推進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林錦東〉，《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頁353-354。

¹⁴⁴ 林錦東，〈曾永坤大德傳略〉，《新覺生》14:10，1976年，頁10。作者不詳，〈會報雜報，竹山郡竹山庄臨濟宗馨蓮堂〉，《南瀛佛教》13:8，1935年，頁46。

長（1947/2/2-1949/4/21、1949/4/22-1950/12/25）、南投縣佛教支會第一至八屆理事會會長、省佛教分會理事長。¹⁴⁵

林錦東出身南投竹山，曾永坤是竹山重慶寺住持（1932年創立，原名馨蓮堂），其與林錦東同為臨濟宗妙心寺派僧人，1948年林錦東任臺灣省佛教分會的常務理事時，曾永坤任理事。¹⁴⁶基於鄉里、同宗派之情誼，時任臺灣省佛教支會理事長的林錦東全力支持曾永坤之提議，於日月潭畔新建塔寺安奉玄奘靈骨。再者，以林錦東與白聖之關係，最後能定案於安奉於日月潭，其背後亦應有中國佛教會中白聖一派之支持。

相對於此，1955年3月，新竹靈隱寺無上抗議玄奘靈骨將安奉於日月潭。¹⁴⁷1951年，無上於太虛弟子大醒（1888-1952）在靈隱寺養病時，商得其同意，於寺中開辦臺灣省佛教講習會。後由於大醒中風，再經由李子寬聘請演培（1917-1996）來臺主持。但演培任教半年後，臺灣省佛教支會停止全權負責，僅做側面協助。李子寬便將佛教講習會遷至善導寺，後來又遷回靈隱寺。¹⁴⁸李子寬對於此時期臺灣佛教教育積極支持，幾度延請由香港來臺的道安到靈隱寺主持佛教講習會，甚至請趙恆惕、印順出面，但道安最終選擇居止於慈航（1895-1954）主持的彌勒內院。¹⁴⁹靈隱寺

闕正宗，《臺灣佛寺導遊（八）南投地區》，臺北：菩提長青出版社，1996年，頁197。

¹⁴⁵ 蘇全正，《臺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頁122-125。

¹⁴⁶ 〈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職員〉，《臺灣佛教》2:10，頁1。

¹⁴⁷ 〈佛骨應藏何處 方外不能無爭 南投主張建塔日月潭 新竹佛子推出青草湖〉，《聯合報》，1955/3/13，5版。〈安放唐僧遺骸 各地佛教徒展開爭奪戰〉，《公論報》，1955/3/16，4版。

¹⁴⁸ 闕正宗，〈新竹靈隱寺與無上法師〉，《圓光佛學學報》30，2017年，頁124-126。

¹⁴⁹ 道安法師遺集編委會，〈日記（三）〉，《道安法師遺集》冊7，「（1953）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正月初六日）」條、「（1953）二月廿一日 星期六（正月初八日）」、「（1953）二月廿四日 星期二（正月十一日）」、「（1953）三月四日 星期三（正月十九日）」，頁1047、1048、1050、1056。

的佛教講習會的經費與師資均是自行籌措聘請，其實經營得相當辛苦。1955年初還一度打算停招，一直到該年2月中，也仍持續徵詢道安主持講習會的意願，不過道安始終拒絕。¹⁵⁰ 3月無上便提出玄奘靈骨應奉安於新竹青草湖畔，主張青草湖附近風光旖旎，山明水秀，且其一帶有靈隱寺、法王寺、一同寺等十八所道場聚集，可謂其有先天的佛跡。

與李子寬關係良好的靈隱寺住持無上，對中國佛教會支持於日月潭安奉佛骨的提議提出異見，並主張應奉於青草湖，其動機由報導中難以得知。不過，此時佛教講習會面臨停招的危機，藉此發聲或能提升靈隱寺之能見度並凸顯其重要性。

在玄奘靈骨安奉地點的競爭上，表現最激烈的是苗栗獅頭山。獅頭山從日治中期起就被選為臺灣十二大勝景之一，更吸引許多文人墨客來此吟詠旅遊，而隨著獅頭山的逐漸開發，遍山盡寺。獅頭山寺廟群原分前後鸞堂／齋堂並行運作，寺廟整理政策期間為求自保，前後山分別登記為日本曹洞宗、臨濟宗派，並由新竹佈教師日僧佐久間尚孝擔任全山住持。宗派上，獅頭山寺院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同屬日本曹洞宗，地理上則鄰近大湖法雲寺，其住眾受戒也與此兩派系合作。¹⁵¹ 相較於其他出聲競爭安奉玄奘靈骨的道場，苗栗獅頭山雖是由時任苗栗縣佛教會理事長、勸化堂理事長的黃光榮推動，但其受到地方政府、機關團體、寺院道場全力動員支持。

黃光榮是勸化堂開山堂主黃開郎之子。西來庵事件後，日本總督府下令清查齋堂。勸善堂便加入日本佛教曹洞宗系統，成為

¹⁵⁰ 道安法師遺集編委會，〈日記（三）〉，《道安法師遺集》冊7，「（1955）二月十日 星期四（正月十八日）」條、「（1955）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正月十九日）」、「（1955）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正月廿七日）」，頁1320、1321、1326。

¹⁵¹ 李玉珍，「桃竹苗齋教「佛教化」之形式與意涵 3/3」，客家委員會研究計畫報告（98-0399-06-05-24），2010年。

聯絡寺院。創建者黃開郎在日本總督府指導成立的南瀛佛教會（1922年成立）中，自大正14年（1925）至昭和7年（1932）過世止，一直擔任理事職務，並以講師身份赴各地演說，扮演重要的角色。¹⁵² 因此，勸化堂在日治時期，始終能維持道場的興盛，並積極參與當時日本總督府與日本佛教界在臺灣進行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舉措與相關活動。此外，勸化堂的陳得和（妙宏）、黃光榮（黃開郎長子）、林阿北（達真）等人，亦陸續參加南瀛佛教講習會。

1946年，達真接任勸化堂住持（1946-1963任職）。1946年2月25日臺灣省佛教會成立，達真被選為監事，其後至1950年間，常任監事或常務監事；¹⁵³ 新竹縣支會成立後，也常任理事與常務理事。1952年，黃光榮接任勸化堂理事長（1952-1960任職）。黃光榮除了是勸化堂創立者黃開郎之子，還是南庄鄉田美村首任官派村長（1947-？）、苗栗縣佛教會首屆理事長（1954-？）。1952年任勸化堂理事長後，便著手重建因地震毀壞之靈骨塔。1954年11月獅山靈塔落成，其後黃家先祖靈骨便安奉於獅山靈塔。¹⁵⁴

獅頭山爭取玄奘靈骨安奉於獅頭山，舉出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獅頭山已建有靈塔，不須如日月潭需要耗資新建。然而，獅頭山極力爭取安奉玄奘靈骨一事，在戰後由中國來臺的佛教界人士眼中頗有可議之處。積極推動編纂佛教藏經的蔡念生（1901-1992），在1955年末、1956年初，便曾幾度撰文批評獅頭山將玄奘靈骨放於一般人寄骨的靈骨塔中極不合適。後又為了爭靈骨更改新建靈

¹⁵² 作者不詳，〈役員及教師教師補任免〉，《南瀛佛教》3:4，1925年，頁25；作者不詳，〈本會御大典記念講演會概況〉，《南瀛佛教》6:4，1928年，頁63。

¹⁵³ 林學周，〈臺灣宗教沿革誌（下）〉，《臺灣佛教》4:4，1950年，頁19-25。

¹⁵⁴ 釋慧嚴，〈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中華佛學學報》16，頁172。黃鼎松主編，《獅頭山百年誌》，頁326。范徐生，《聖俗之交：獅山靈塔與南庄宗族研究》，頁22、36。

骨塔之用途、並將開善寺改名，乃是「錯亂因果」之事。¹⁵⁵ 道安在其日記中亦云：「黃光榮向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羅桑益西要回 5 萬元，而羅不與，或允將玄奘靈骨暫存獅頭山開善寺或勸化堂納骨塔安置，以備黃光榮等借此機會大斂其財之道。」¹⁵⁶ 據道安所述，在教界中人眼中，黃光榮此舉，乃是為了「斂財」。

自黃家先祖黃祈英開發南庄以來，黃氏家族在南庄地區的宗教、政治、經濟與社會均扮演領導角色。勸化堂開堂以來的主事者，也多為地方重要人士。包含陳秀蘭、黃開郎、黃文日、林清文（1888-1943）、黃丁鳳（1904-1980）、涂添貴、黃光榮、林為恭（1908-1982）、張春華（1888-1974）等礦場負責人所經營的礦場是南庄地方經濟的重要動力，他們都是獅山勸化堂的堂主、總代或經理。¹⁵⁷ 黃光榮在戰後成為官派的田尾庄村長，之後也曾任苗栗縣第四屆議員（1958-1960），足見黃光榮在地方上的人脈與實力頗具影響力。

戰後中國佛教會取代日本佛教會的領導地位，中國來臺佛教人士對於齋教、日化僧與俗人管理的寺院多有批判。¹⁵⁸ 作為開堂堂主黃開郎長子，黃光榮長期以來參與勸化堂堂務的運作，面對戰後的佛教界變化，致思調整改變，以振興勸化堂的宗教與社會事務。包含 1948 年 9 月請斌宗（1910-1958）講地藏經、彌陀經四週，使堂內僧尼瞭解佛教經典。¹⁵⁹ 在新竹縣佛教支會成立後，在

¹⁵⁵ 蔡念生，〈從玄奘大師說到大唐西域記的啟示〉，《菩提樹》37，1955 年，頁 7；蔡念生，〈由玄奘大師建塔談到因果與感應〉，《菩提樹》38，1956 年，頁 5。

¹⁵⁶ 道安法師遺集編委會，〈日記（四）〉，《道安法師遺集》冊 8，「（1956）一月十二日（十一月三十）星期四」條，頁 1549。

¹⁵⁷ 陳運棟，〈南庄煤田開發史〉，《苗栗文獻》28，2004 年，頁 46。范良貞，〈獅山勸化堂與南庄的地方社會〉，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53。

¹⁵⁸ 釋東初，〈臺灣佛教光復了〉，《人生》7:5，1955 年，頁 2。

¹⁵⁹ 作者不詳，〈獅巖洞講經法會〉，《臺灣佛教》1:6，1947 年，頁 7。

勸化堂開講習會二週。¹⁶⁰ 1949年5月10日，慈航至獅頭山，建議開設「獅山佛學院」，獲得勸化堂支持，並立即於5月28日在開善寺舉行佛學院開學典禮。但後來因慈航與學生等人被檢舉為匪諜逮捕下獄，使得獅山佛學院不得已而結束。¹⁶¹ 除了佛教界外，勸化堂也積極建立與中國來臺人士的關係。自1950年至1953年間，先後有閻錫山（1883-1960）、楊森（1884-1977）、蔣介石、何應欽（1890-1987）、謝東閔（1908-2001）等人登獅頭山攬勝，¹⁶² 透過當時的新聞報導，對於獅頭山名聲的振興與傳播都有不小幫助。

由上可知，戰後勸化堂在黃光榮的帶領下，亟思發展振興獅頭山的宗教與社會事業。1955年10月，身為勸化堂理事長、苗栗縣佛教支會理事長與地方政治領導人的黃光榮，能夠取得苗栗地方政治、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積極推動爭取玄奘靈骨奉安於獅頭山，應亦是在此脈絡之下進行的活動。

四、結語

玄奘靈骨來臺一事，源於1952年9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歷經三年餘，至1955年11月底，才送至臺灣。此事不僅涉及1950年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日本的外交競爭，也牽涉戰後初期臺灣佛教界的變動與轉型。

日治時期，隨著殖民政府統治政策的推進，日本佛教進入臺灣，重新整理臺灣本島中的齋教與佛教道場，也培養了不少臺灣本土的日化僧侶。戰後，日本佛教全面退出臺灣，長期以來掌握在日本佛教教派的臺灣佛教界領導權，轉而由隨著國民政府來臺

¹⁶⁰ 黃鼎松，《獅頭山百年誌》，頁15。

¹⁶¹ 闕正宗，《臺灣高僧》，臺北：菩提長青出版社，1996年，頁66-67。

¹⁶² 黃鼎松，《獅頭山百年誌》，頁321-322。

的中國佛教人士所取代。然而，中國來臺的佛教人士在中國已有各種複雜的交往糾結，面對戰亂來臺後，有延續在中國的派系勢力者，也有在臺灣重新整合者。這些中國來臺的佛教界人士原本在臺灣並無道場基地，來臺之後，勢必得與臺灣本土佛教人士合作才能站穩腳步。

臺灣本土佛教界經歷日本佛教數十年的整理變革後，在戰後再次面臨變局。在日治時期被日本佛教教派認可、納入與培養的齋教信徒和日化臺籍僧人，食肉帶妻的日本佛教化特徵，與獨身守戒之漢傳佛教僧侶不同。在中國來臺的佛教人士眼中，「臺灣佛教，完全為在家眾佛教」。臺灣的佛教寺廟退化成為私人家庭，清淨伽藍變為淫慾之所，寺廟管理都落在信眾手裡，而大多數僧尼都未受過戒，形同全部俗化。有知識的佛教青年，都變成俗化，終日為生活逼迫，再無暇為佛教宣傳。¹⁶³ 就漢傳佛教僧信看來，日化臺籍僧侶不能算是僧侶，只能算是居士。因之，中國來臺的漢傳佛教徒，圖思將臺灣佛教日本化的「敗壞習俗」導正，力行劃清僧俗界線，讓臺灣人認清何為純正之佛教僧侶。

臺籍佛教菁英面對此一變局，只能隨之而變。成立於1946年的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主要由臺灣本土佛教人士組成，但中國佛教會在臺灣復會後，亦透過扶植宋修振、林錦東等人，將控制與領導權滲入臺灣省支會之中。也因此，在玄奘靈骨來臺之事中，可以見到與中國佛教會領導階層關係良好的宋修振、林錦東，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曾錦坤等人，得以發揮其影響力，一方面配合政府與中國佛教會的決策，一方面也藉之拓展振興自己的力量。而其他如靈隱寺、獅頭山等臺灣本土教派，也企圖能在其間發揮影響力，以取得相應的資源與利益。

此外，臺灣縣市地方勢力的角力，也在玄奘靈骨來臺一事展

¹⁶³ 釋東初，〈臺灣佛教光復了〉，《人生》7:5，頁2。

露無疑。包含南投與苗栗等地方政權與社會之間的競爭外，中國佛教會何以決定選擇在臺灣原有佛教道場之外，於日月潭畔新建塔寺安奉玄奘靈骨，以及後續臨時奉安所與玄奘寺的興建、管理與資源等，涉及戰後大陸與臺灣佛教之間的隔閡、當時臺灣地方政治與社會各派力量，以及中國佛教會內部的競爭，具體地反映宗教發展與政治、社會派系之間的合縱連橫與影響，值得再做更為深入的探究。

引用書目

中日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大島見道（1953）。《日本玄奘塔建設の由来》。埼玉：慈恩寺。
- 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編（2010）。《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臺北：中國佛教會。
- 中國佛教會檔案文獻編審委員會編（2010a）。《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議紀錄》。臺北：中國佛教會。
- 中國佛教會檔案文獻編審委員會編（2010b）。《中國佛教會第三屆會議紀錄》。臺北：中國佛教會。
- 仏教大年鑑刊行会編（1961）。《仏教大年鑑》。東京：仏教大年鑑刊行会。
- 王順民（1995）。〈當代臺灣佛教變遷之考察〉，《中華佛學學報》8，頁306-334。
- 王德（1956）。〈唐三藏玄奘法師靈骨由日本返國奉安日月潭的前前後後〉，《覺生》7:1-3 合刊，頁8-9。
- 王興國（2007）。《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臺中：太平慈光寺。
- 王見川（1999）。〈臺灣佛教人物叢論〉，《圓光佛學學報》3，頁305-325。
- 四川省佛教會（1940）。〈關於整理中國佛教會近聞：四川省佛教會致各省佛教會電〉，《海潮音》21:8，頁169-170。
- 本刊記者（1947）。〈本會改組的回顧（一）〉，《臺灣佛教》1:1，頁18-20。
- 本刊記者（1954）。〈日本佛教訪問團將來臺訪問經緯〉，《覺生》53，頁54 合刊，頁2-3。
- 本刊資料室（1955）。〈影畫版：歡迎玄奘大師靈骨交接典禮〉，《菩提樹》37，頁2。
- 任育德（2005）。《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江燦騰（2001）。《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
- （2002）。〈徘徊在殖民化與去殖民化之間——臺灣本土佛教近百年的變革滄桑史〉，《當代》55，頁14-29。
- 何來美（1997）。《劉黃演義：苗栗近代政治史話》。臺北：臺灣書店。
- 何建明（2005）。〈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以太虛與圓瑛之間關係為中心的歷史考察（下）〉，《普門學報》25，頁209-243。

- 作者不詳（1925）。〈役員及教師教師補任免〉，《南瀛佛教》3:4，頁25。
- 作者不詳（1928）。〈本會御大典記念講演會概況〉，《南瀛佛教》6:4，頁61-67。
- 作者不詳（1935）。〈會報雜報·竹山郡竹山庄臨濟宗馨蓮堂〉，《南瀛佛教》13:8，頁46。
- 作者不詳（1940）。〈籌組中佛會之急進〉，《海潮音》21:9，頁20。
- 作者不詳（1947）。〈獅巖洞講經法會〉，《臺灣佛教》1:6，頁7-8。
- 作者不詳（1947）。〈臺中市佛教支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臺灣佛教》1:4，頁26。
- 作者不詳（1947）。〈臺中市佛教支會成立典禮〉，《臺灣佛教》1:4，頁24-25。
- 作者不詳（1947）。〈中國佛教會勝利後第一屆當選理監事履歷表〉，《海潮音》28:7，頁245-247。
- 作者不詳（1947）。〈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 臺中市支會理監事名單〉，《臺灣佛教》1:4，頁28。
- 作者不詳（1948）。〈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職員〉，《臺灣佛教》2:10，頁1。
- 作者不詳（1949）。〈大同法師就職寶覺寺監院〉，《臺灣佛教》3:2，頁13。
- 作者不詳（1952）。〈本屆省分會理事長 錦東法師當選〉，《臺灣佛教》8:4，頁20。
- 作者不詳（1954）。〈祝大悲講堂落成〉，《覺生》53、54 合刊，頁30-31。
- 坂井田夕起子（2007）。〈1950年代の日華仏教交流再開——玄奘三蔵の遺骨「返還」をめぐる〉，《現代台湾研究》32，頁46-64。
- （2013）。《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蔵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舎。
- （2019）。〈玄奘遺骨的南京出土及各地奉安經過〉，《玄奘佛學研究》32，頁97-129。
- 李玉珍（2010）。〈「桃竹苗齋教「佛教化」之形式與意涵 3/3」〉，客家委員會研究計畫報告。
- 李基鴻（1977）。《百年一夢記》，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四十三輯》。臺北：文海。
- 周玉茹（2013）。《臺灣佛教的僧伽教育：以佛學院為中心》。臺中：太平慈光寺。

- 宗心（1972）。〈不可思議的殊勝因緣〉，《覺生》10:11，頁 3-11。
- 林子青（1978）。〈臺灣佛教漫談〉，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頁 1-9。（最早刊於《現代佛學》1:11，1951 年）
- 林學周（1950a）。〈復達真法師書〉，《臺灣佛教》4:1，頁 15。
- （1950b）。〈臺灣宗教沿革誌（下）〉，《臺灣佛教》4:4，頁 19-25。
- 林錦東（1976）。〈曾永坤大德傳略〉，《新覺生》14:10，頁 10。
- 侯坤宏（2019）。《論戰後臺灣佛教》。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
-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1994）。《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
- 范良貞（2007）。《獅山勸化堂與南庄的地方社會》，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范徐生（2009）。《聖俗之交：獅山靈塔與南庄宗族研究》，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范國展（2016）。《李子寬與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1945-1973）》，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祝賀恩師八秩嵩慶禮讚會編（1983）。《白公上人光壽錄》。臺北：十普寺。
- 章嘉大師圓寂典禮委員會編（1957）。《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史蹟冊》。臺北：章嘉大師圓寂典禮委員會。
- 陳玉女（2015）。〈戰後中國大陸逃難僧與臺灣佛教之轉折〉，游勝冠、熊秉真主編，《流離與歸屬：二戰後港臺文學與其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469-471。
- 陳雯宜（2014）。《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發展（1949-2010）》，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陳運棟（2004）。〈南庄煤田開發史〉，《苗栗文獻》28，頁 24-46。
- 陳翠蓮（2016）。〈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臺大歷史學報》58，頁 195-248。
- 曾永坤（1956）。《臺灣日月潭史略》。臺中：覺生月刊社。
- 黃杰之，（1977）。〈宗心大師傳略〉，《新覺生》15:5，頁 2-3。
- 黃鼎松（2019）。《一方天地——禪境獅頭山》。苗栗：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獅山勸化堂。
- 主編（2000）。《獅頭山百年誌》。苗栗：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勸化堂。

- 黃慧茹（2012）。《白聖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經營（1949-1963）》，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
- 楊書濠（2010）。《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臺北：中國佛教會。
- 道安法師遺集編委會（1980）。《道安法師遺集》。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
- 趙恒惕（1954）。〈玄奘大師靈骨建塔奉安緣起〉，《菩提樹》20，頁25。
- 蘇全正（2011）。《臺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蔡念生（1955）。〈從玄奘大師說到大唐西域記的啟示〉，《菩提樹》37，頁5-7。
- 釋心悟（1952）。〈中國佛教會動態〉，《人生》4:10，頁17。
- 釋白聖（1958）。〈我與臺中佛學書院〉，《覺生（臺中佛學書院畢業紀念特刊）》8:9-10 合刊，頁7。
- 釋光中（1979）。〈憶趙恒惕長者1〉，《藝文誌》169，頁49-57。
- 釋妙然編（1995）。《民國佛教大事年紀》。臺北：海潮音雜誌社。
- （1956）。〈由玄奘大師建塔談到因果與感應〉，《菩提樹》38，頁4-5。
- 釋東初（1955）。〈臺灣佛教光復了〉，《人生》7:5，頁2。
- 編著（1974）。《中國佛教近代史（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
- 釋智銘（1976-1977）。〈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內明》56期，頁3-7；57期，頁11-12；58期，頁10-12；59期，頁18-20；60期，頁38-39；61期，頁36-39；64期，頁36-39；65期，頁15、38-40。
- 釋聖印（1956）。〈寶覺寺冬季傳戒特寫〉，《覺生》68，頁20-21。
- 釋慧嚴（2003）。〈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中華佛學學報》16，頁169-210。
- 闞正宗（1996a）。《臺灣佛寺導遊（八）南投地區》。臺北：菩提長青出版社。
- （1996b）。《臺灣高僧》。臺北：菩提長青出版社。
- （1997）。《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圖書。
- （2004）。《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正編）》。臺北：大千出版社。
- （2014）。《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

- (2017)◦〈新竹靈隱寺與無上法師〉,《圓光佛學學報》30,頁 103-134。
- 〈三藏奉安所主持曾永坤擔任〉,《中央日報》,1956/1/17,5版。
- 〈三藏塔三藏寺建日月潭山上經費六百萬元即可工興建〉,《中央日報》,1955/2/19,5版。
- 〈三藏塔基地 已整理完畢〉,《中央日報》,1955/3/10,5版。
- 〈三藏寶塔未建前 南投先建安奉所〉,《聯合報》,1955/10/5,5版。
- 〈三藏靈骨運臺後 決奉安日月潭 大陸光復後再移南京或西安 內政部昨集會決定〉,《聯合報》,1955/11/24,3版。
- 〈五位日籍高僧護送下 玄奘靈骨昨還故國 佛門弟子數千人爭赴機場迎接 中日佛教代表今舉行交接儀式〉,《聯合報》,1955/11/26,1版。
- 〈日月潭畔 將建寶塔 安葬玄奘佛骨 碧水將照靈光〉,《聯合報》,1955/9/13,5版。
- 〈日以珍藏解夢觀音 贈予我臺中寶覺寺 即由護送玄奘靈骨代表攜來 我奉迎靈骨代表日程排定〉,《中央日報》,1956/11/21,3版。
- 〈日本奉還我唐三藏靈骨 我佛教界籌備盛大歡迎〉,《聯合報》,1955/10/15,3版。
- 〈日本解夢觀音 將供奉獅頭山〉,《聯合報》,1956/1/10,5版。
- 〈日佛教界五領袖 定期護送玄奘靈骨來臺 我方積極準備建塔奉安〉,《聯合報》,1955/10/22,3版。
- 〈日佛教徒虔誠恭送 唐僧靈骨下月運臺 將在日月潭興工建塔奉安〉,《聯合報》,1955/10/14,3版。
- 〈去年十月悄然送到 確是日本贈予 芳澤大使曾贈匾額〉,《聯合報》,1955/11/28,5版。
- 〈玄奘大師靈骨 昨舉行交接禮 日並贈我「解夢觀音」〉,《中央日報》,1955/11/27,1版。
- 〈玄奘大師靈骨 移獅頭山供奉 昨由章嘉奉交苗栗代表 沿途停留供信徒參拜〉,《中央日報》,1956/1/23,3版。
- 〈玄奘聖僧靈骨 昨日交還我國 中日佛教會代表舉行交接盛典 千餘信眾合十頂禮膜拜〉,《聯合報》,1955/11/27,3版。
- 〈玄奘靈骨 送還善導寺〉,《中央日報》,1956/5/5,3版。
- 〈玄奘靈骨奉安何處? 投苗南三縣鼎足力爭 佛徒各具有不惜捐獻鉅金 中國佛教會面臨難題不便遽爾作主〉,《聯合報》,1955/11/19,3版。

- 〈玄奘靈骨奉安所昨正式動工興建 遺骨永久安置地點投苗二縣爭執激烈〉，《中央日報》，1955/11/6，5版。
- 〈玄奘靈骨迎奉返國 佛門今晨盛大歡迎 善導寺舉行聖僧傳記功德講座 靈骨將環島接受信徒膜拜供奉〉，《聯合報》，1955/11/25，1版。
- 〈各地爭迎靈骨 獅頭山僧尼齋戒 日月潭居民遷坡〉，《中央日報》，1955/11/23，3版。
- 〈安奉玄奘靈骨形成三角紛爭 南縣碧雲寺脫穎而出 決與投苗兩縣較長短〉，《臺灣日報》，1955/11/14，5版。
- 〈安放唐僧遺骸 各地佛教徒展開爭奪戰〉，《公論報》，1955/3/16，4版。
- 〈佛骨應藏何處 方外不能無爭 南投主張建塔日月潭 新竹佛子推出青草湖〉，《聯合報》，1955/3/13，5版。
- 〈我代表明赴日 迎接玄奘靈骨 奉安所將在日月潭〉，《中央日報》，1955/11/19，3版。
- 〈我決派三代表 往迎玄奘靈骨 林頂立下旬赴日〉，《聯合報》，1955/11/9，3版。
- 〈奉安玄奘靈骨 日月潭青龍山上 「風水」先生破土〉，《中央日報》，1955/10/21，3版。
- 〈奉迎玄奘大師靈骨 董顯光與林頂立 為正副首席代表〉，《聯合報》，1955/11/9，3版。
- 〈林頂立首席代表今飛日 迎玄奘靈骨 十四縣市請安聖骨於日月潭 苗縣主張分骨 南縣放棄爭取〉，《聯合報》，1955/11/20，3版。
- 〈爭迎玄奘靈骨 南投縣人士 列舉六理由 逐條駁正苗栗非議〉，《聯合報》，1955/11/12，5版。
- 〈迎奉聖僧靈骨南投縣籌建塔寺 廿二日成立籌備會〉，《中央日報》，1955/9/14，5版。
- 〈苗投兩縣爭靈骨 三藏有知恨分身 一俟靈骨迎返國門 當局考慮平分辦法〉，《聯合報》，1955/10/29，5版。
- 〈苗栗各界要求奉迎玄奘靈骨安葬於獅頭山〉，《中央日報》，1955/10/21，3版。
- 〈苗議會三次大會 昨隆重揭幕 黃議長首遭質詢 劉縣長報告施政〉，《聯合報》，1955/11/5，5版。
- 〈赴日迎玄奘靈骨 改聘林頂立 為首席代表〉，《聯合報》，1955/11/17，3版。

- 〈唐三藏靈骨奉安地之爭 南投苗栗兩不相讓〉，《聯合報》，1955/11/8，3版。
- 〈唐玄奘聖骨 安放日月潭 南投縣佛教支會 請在光華島建塔〉，《中央日報》，1954/11/10，6版。
- 〈唐玄奘靈骨 將葬日月潭 今在畔行破土禮 佛教會成立建寺會〉，《中央日報》，1955/10/20，3版。
- 〈唐僧玄奘靈骨明日空運來臺 日佛教會昨無異議通過 我決定暫奉安日月潭〉，《中央日報》，1955/11/24，3版。
- 〈得名解夢兩字 有此一段由來 翻製分身數頗多 金色製品有三座〉，《聯合報》，1955/11/28，5版。
- 〈移接儀式籌備久 惜乎日方無代表 現在決定明日舉行〉，《聯合報》，1955/11/28，5版。
- 〈獅頭山佛教徒呼籲 高僧三藏靈骨奉安該地新塔〉，《臺灣日報》，1955/10/17，5版。
- 〈獅嶺有心迎聖骨 股長無意跳火坑〉，《聯合報》，1955/10/15，5版。
- 〈「解夢觀音」之謎〉，《中央日報》，1955/11/28，5版。
- 〈解夢觀音鬧出雙包 真假發生爭執 臺中寶覺寺住持作說明 指證年前抵臺乃是真跡〉，《聯合報》，1955/11/28，5版。
- 〈解夢觀音謎底揭曉 寶覺寺一尊係真蹟 今正式舉行交接儀式 日佛教代表團昨抵臺中〉，《中央日報》，1955/12/1，5版。
- 〈解夢觀音雙包之謎 倉持秀峰一語道破 同是彫刻身無所謂真假 改名正觀音聊以作區分 臺中寶覺寺 今移交觀音〉，《聯合報》，1955/12/1，3版。
- 〈潭映青龍山 建塔安聖骨〉，《聯合報》，1955/10/20，3版。
- 〈籌建三藏塔寺 應仍在日月潭 十四縣市表示態度〉，《中央日報》，1955/11/20，3版。
- 〈護運靈骨日僧 昨蒞中市觀光 訪問市府議會及本報〉，《民聲日報》，1955/12/1，4版。
- 〈日月潭玄奘三藏大師靈骨塔寺籌建促進委員會成立大會紀錄〉，1955/9/22。
- 〈中佛字第 0079 號〉(檔號 A040102_0016)，1955/3/22。
- 〈(44) 中佛總字第 0096 號〉，1955/4/3。
-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 128 次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記錄〉(檔號：會

7.4/128), 1955/4/29。

〈內政部開會通知：臺(44)字第80151號〉, 1955/11/21。

〈駐日大使董顯光函章嘉大師·附件：三藏法師靈骨奉持にいたるまで〉, 1955/11/15。

〈駐日大使董顯光函章嘉大師·附件：全日本仏教會聲明書〉, 1955/11/15。

〈臺(44)內民79929號〉, 1955/11/29。

佛教年表資料庫查詢系統, <https://reurl.cc/Q3L4yq> (2020/9/8)。

國家文化記憶庫資料, https://cnaphoto.culture.tw/home/zh-tw/CharacterPic_05/184202 (2020/9/6)。

西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Brose, Benjamin. 2016. "Resurrecting Xuanzang: The Modern Travels of a Medieval Monk," in *Recovering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Jan Kiely and J. Brooks Jessu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43-176.

Xuanzang's Bones in Taiwan —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Postwar Taiwan

Yun-jo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ones of Xuanzang, a ma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were discovered by the Japanese army in Nanjing at the end of 1942, when those relics were sent to different locations in Japan. In the 1950s, with Japan's retur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various exchanges and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In October 1952,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in Tokyo initiated the initiative to “return” Xuanzang's bon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5, Xuanzang's bones came to Taiwa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elegatio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relocation of the relics, and the case of the “Jie Meng Guanyin” (解夢觀音) twins all involved competition from various factions 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of postwar Taiwa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cident of Xuanzang's bones coming to Taiwa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involved.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 mainland Buddhists who came to Taiwan after the war and the Taiwanese Buddhists, the lo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s in Taiwan at that time, and the internal struggles within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Xuanzang's bone relics,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Buddhism